

黨政論

版出社版馬國中

黨 政 論

分五角四價實冊每

社版馬國中 者 版 出

號九箱郵口漢

店書各國全 者 售 經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七年七十二國民

版再月九年八十二國民

目錄

第一章 階級與政黨

- 一 什麼是階級.....一
- 二 階級間的相互關係.....五

第二章 甚麼是共產黨

- 一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二五
- 二 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二九
- 三 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三三
- 四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三六

第三章 黨的組織

- 一 黨員.....四一
- 二 黨的組織原則.....四四
- 三 黨的組織系統.....四八

第四章 黨的生活

- 一 論共產黨員的工作義務.....五九

二 黨的紀律 六七
三 自我批評 七二

第五章 黨的鞏固

一 思想鬥爭 九七
二 清除機會主義份子 一〇九
三 黨的統一 一二

第六章 幹部

一 幹部決定一切 一六
二 幹部政策 一九
三 非黨幹部 三七
四 對待黨員 三八

第七章 黨的領導

一 黨與羣衆的關係 四五
二 組織上的領導問題 九〇
三 分配工作 九二
四 調查工作 九六

第一章 階級與政黨

一 什麼是階級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每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基本的兩個主要階級。資產階級佔有統治地位，可是如果沒有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就不能存在。如果一個資本家的工廠中沒有幾千幾萬工人爲他辛苦工作，爲他耗費血汗，則這個資本家就不能娛樂享福。工人的血汗，變成黃金白銀來充實富人的口袋。資產階級統治地位底增長和鞏固，必然同時使工人階級增長，必然使工人階級底數量和團結性也同時增加。這樣，資產階級就給自己準備起掘墓穴的人，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程度，就在這個制度內成熟起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力量。充滿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就是階級、

階級鬥爭、階級利益底矛盾。

可是什麼是階級呢？對於這個問題，列寧有以下的回答：

「一般地講來，什麼是階級呢？這就是社會中一部份人能把別一部份人底勞動攫為己有的那種現象。如果社會中某一部份人佔有一切土地，這就有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如果社會中某一部份人佔有工廠、股票和資本，而別一部份人却在這些工廠中做工，這就有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底階級」（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九一頁）。

可是什麼原因使社會上一部份人能攫取社會上別一部份人底勞動呢？而且為什麼能發生許多「不勞而獲」的人們的集團呢？要懂得這個問題，就要研究社會中生產結構底情形。每個工人，每個勞動農民都知道生產是什麼。人類要有衣食住才能生存。每個勞動者都知道：建築房屋、耕種穀麥、在工廠中製造一切為人類所必需的物品等等，要耗費多少勞動。每個工人，每個農民勞動者，都親身參加生產的。

人們用勞動來改造自然界所產生的物體，來使這些物體能滿足人們自己底需要和消費。人們找得地底下的煤炭、鐵苗和煤油等等。人們就用勞動將這些有用物體開採出來。在冶金工廠中將鐵苗熔鑄成鐵。再用鐵來製造各種鐵器，——大至火車頭，小至刀或縫衣針。

大家都知道，人們不是單人獨身進行勞動的，而是大家合力做工的。試問單獨一個人，在煤礦中，鐵礦中，在任何一個工廠中，能做什麼事呢？並且首先就舉問一問：如果沒有幾千幾萬人合力工作，難道這些企業能夠發生嗎？而且在大規模的企業中，單獨一個人是不能進行勞動的。甚至一個利用自己的耕牛去耕種一小塊土地的農民，如果沒有別些人拿一切必需品來供給他，他也是不能生存的。家庭手工業者或手藝匠，看來好像是各自單獨一個人在那裡工作的，實際上，如果他沒有工具和材料，沒有別人費勞動給他造成的工具和材料，他也是什麼工都做不成的。

這樣我們就知道：生產是在社會中進行的。生產是社會性質的，可是生產却有種種不同的方式。

要進行生產，必須有土地、工廠、機器和原料。我們將這些東西都叫做生產資料。可是如果沒有活人的勞動，如果沒有活的勞動力，則生產資料就不能動作。祇有勞動力應用到生產資料上面的時候，生產過程才算開始。各階級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每個階級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來決定。例如在地主制度之下，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就握在地主手上。地主們就利用自己的土地私有權來剝削農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一切企業，一切生產資料却握在資產階級手上。工人階級沒有任何生產資料。這就是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基礎。

階級和階級差別，並不是只從資本主義制度才開始有的。在資本主義以前，在地主、農奴制之下（在封建制度之下）以及還在農奴制以前，就有了階級。可是資本主義却以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資本主義創造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底新方法。

列寧說過：

「階級就是人們的大集團，各大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某種社會生產制度中佔有各不相同的地位，牠們對於生產資料有各不相同的關係（這些關係大部份

是有法律明文規定的)，牠們在社會的勞動組織中有各不相同的作用，因之牠們從社會財富中取得份額以及取得這種份額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階級就是人們底這樣集團：各集團因為在某種社會經濟結構中佔有各不相同的地位，所以其中的某一個集團能攫取另一集團底勞動」（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七頁）。（摘自里昂捷夫「政治經濟學講話」）

二 階級間的相互關係

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封主和農奴，行東和徒弟，總而言之，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都是經常的互相仇視，進行了不斷的明爭暗鬥，每次爭鬥底結局，不是全體社會革命的改造，便是交戰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各個歷史時代中，我們幾乎到處可以看到社會分出各種等級，社會的地

位分出各種等第。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和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臣屬、行東徒弟、和農奴；這些階級裏，又有許多特殊的等第。

從封建社會滅亡中所發生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的矛盾；不過造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手段，新的鬥爭形式，來代替那舊的罷了。

但是我們的時代，即資產階級時代，牠的特色就是把階級矛盾弄簡單了。全體社會現已漸次分裂成爲敵視的兩大階級：這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禁止說，是我們有文字考據的歷史。一八四七年的時候，幾乎完全不知有史以前時期的社會，亦知有一切文字記載的歷史以前。社會組織。此後，如斯特魯曼發現了俄國農戶的社會地位，利爾證明了這種土地佔有制。種社會基礎，在歷史發展中，一切耳耳種族都是從此產生出來的，而且逐漸弄清楚了；農戶公社及土地共有制，是印度至愛爾蘭，原始社會形式。最後，歐爾甘因發現了民族的實質及其種族中的地位，由此制明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在其基本形式中的內部組織，而這一問題遂告完成。據着原始公社的破產而開始社會的化，終於分裂成爲特殊的和相互對立的各階級。（一九一〇年馬恩共產黨宣言德文版恩格斯序言）。

在中世紀底農奴裏面，曾發生一種最初都市底小市民；從這種小市民中，便發展了資產階級最初的份子。

美洲與環繞非洲海道的發現，替新興資產階級造成了新的活動園地；東印度和中國底市場，美洲底殖民，殖民地底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底增多，造成了商業、航業和工業空前底旺盛；因此，使革命份子便在頹廢的封建社會裏急激的發展了。

昔日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生產方法，再不能應付新市場上需要底增加了。手工工場業使取行會制的地位而代之。各業行東被工業的中等等級所排擠了；各行會組合同底分工，也就讓各個工場底內部分工替代了。

但是市場一天比一天擴大了，需要又一天比一天增加了；這時手工工場業也不能應付了。於是蒸汽及大機器使工業生產革命化了。從此近代的大工業，便取了手工工場業生產底地位；豪富的工業家，大批產業軍底總百領，即近代的資產者，便取了工業的中等等級的地位了。

大工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這世界的市場，是由美洲底發現所預備起來的。世界市場引起了商業、航業、陸路交通手段絕大的發達；這種發達又轉而促進工業底發展。工業、商業、航業、鐵路，既這樣發達，資產階級也照這比例發達起來了，資產階級增加了自己的資本，並將中世紀留下的一切階級，都盡情推倒了。

這樣，我們看到近代資產階級，其本身就是長期發展過程和生產及交換方法多次革命底產物。

資產階級發展的每一階段，在政治上的勝利也便跟着發展。在封建王統治的時候，他曾是彼得迫的等級；在都市公社裏，他便是個武裝的自治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都市共和國（如德、意），有的變成王政治下納稅的第三等級（如法）；到了手工工場末向代，他在等級的或專制的君主政體下，與貴族相對抗，成爲一般大國底主要柱石；最後，在大工業和世界市場鞏固之後，他就成了資產階級，在近代代議制國家裏取得了完全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只是辦理資產階級整個階級的公共事務底委員會罷了。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起了極大的革命作用。

在資產階級得了統治的地方，他破壞了一切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的關係。他無情地打破了結合人和他的「天然主宰」的複雜的封建聯繫，使人和人中間，只保存一種聯繫，即明目張膽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算的冰水中凍死了。個人人格變成了交換價值，無數永無特許的自由換了一個刻薄寡情的貿易自由。總而言之，資產階級把從前用宗教和政治幻想所掩蓋的剝削，變為赤裸條條的、沒廉恥的、直捷的、殘忍的剝削。

資產階級，已將有名譽的受人尊敬的一切活動底光榮毀滅了。他把醫生、法律家、僧侶、詩人、科學家，變成了他的僱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已將家庭愛情底而帕扯碎了，把家庭關係，弄成了單純的金錢關係。資產階級已揭破了反動派所讚賞的中世紀所固有的蠻力，他就是懶惰逸樂，也可以做到的。只有他第一次表示了人底活動所能創造的東西。他所做成的驚人藝術遠勝於埃及底金字塔，羅馬底水道和中世紀底禮拜堂；他領導了的長途遠征，超過

了前代一切國民底遷徙和十字軍東征。

資產階級，倘不將生產工具不斷的革新，因之使生產關係以及全部社會關係跟着革命，那是一定不能存在的。反之，以前的一切工業階級存在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舊的生產方法保存不變。生產不斷的革新，全部社會關係不斷的震動，永久沒有信心與從事運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和一切前代不同的標幟。古來凝固的、冰結的各種關係，都跟着古來視為神怪的表象與見解一掃而去；就是新式事物，也等不到安固，早成廢物。凝結的散作烟雲，神聖的墮入穢褻。人們至此，也只得用冷酷的眼光來觀察自己的生活狀況和相互關係了。

爲了生產品的銷售而時常擴張的需要，使得資產階級馳驅全球。他應當到處深入，到處棲止，到處發生關係。

資產階級，壟斷了世界市場，於是各國底生產和消費，便都帶了世界的性質。無論反動派如何憤恨，但資產階級把以前工業所由立足的民族地盤加以摧毀了。最舊的民族工業部門都已被消滅，或在消滅。它們的地位就被新的工業部門奪去了，

而這些部門的經營，就成爲一切文明國民生死關頭的問題；這些部門所用的原料，已不是國產，而是國外輸入的；這些部門底生產品，不專在國內銷售，而且供給世界各地的。從前的需要，只限於國貨就够了；如今却要求關外的生產品。從前只株守一鄉一國，如今各國國民須有各方面的聯繫和相互依賴了。物質生產方面如此，精神產品方面亦如此，各國國民智識的創作，已成了世界的公有物。民族的片商性和狹隘性，漸漸沒有存在的餘地。從許多民族文學和地方文學中形成着一種世界文學。

資產階級，由於急激的改良了一切生產工具，以及不斷的開拓了交通手段，把一切民族，連極野蠻的民族，盡數牽入文明隊裏。他的廉價商品，就是他用以打破中國萬里長城和征服極端排外的頑固野蠻人的重砲。世界各國，因爲要免得滅亡，也只得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將所謂文明輸入他們的社會。這是說也成了資產者。總而言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型來造成世界。

資產階級，使鄉村服從了都市的支配。他建設了許多都市；又將都市增加了比

農村更多的人口，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田舍生活。他既使鄉村屈服於都市，又同樣使野蠻和半開化的國家屈服於文明國家，農民的國民屈服於資產階級的國民，東方屈服於西方。

資產階級將生產手段，財產和人口底渙散狀況漸漸除去。他把人口團聚了，生產手段集中了，財產聚在少數人手裏了。其必然的結果，便是政治的集中。他將各個利益、法律、政府、稅則不同的獨立區域或聯繫很少的區域，團結起來，合做一個民族、一個政府、一種立法、一個民族的階級的利益、一個國境、一樣稅則。

資產階級統治不過百年，他造成的生產力，卻比以前一切時代生產力底總和還要大。自然力底屈服，機器底採用，工業和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鐵道、電報、全球各部之變為生產區域，河流底航行，好像從地下喚起的全人類——在前代，誰會想到這樣的生產力，居然包含在社會的勞動裏面呢？

但是，我們已經曉得做資產階級基礎底生產和交通手段，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裏面。這種生產和交通手段發展到一定的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及交換所由產生的條

件，農業和手工工場業底封建的組織，一句話說，封建的財產關係，便不能和那已發展的生產力適合了。這些關係，便阻礙了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這些關係也變成了許多的障礙。這些關係必需打破，商且也被打破了。

於是，自由競爭，便來代替了它們的地位，適合於這自由競爭的社會和政治組織，也就跟着出現；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統治，也就跟着得到了。

同樣的運動，又映到我們的眼裏了。有其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通條件，有其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的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創造這極雄厚的生產和交通手段，好像術士念咒召來魔鬼，現在却沒有鎮伏它的能力了。數十年來的工商史，只是近代生產力反對近代生產關係，反對資產階級所賴以生存和統治的條件的財產關係謀叛底歷史。證明這個事實，只要舉出商業上的危機就夠了；這種危機是定期地反復發生，一回凶過一回，使資產階級整個社會底存在發生問題，在商業危機的時候，不但當時現存的生產品大都遭系統的破壞，連從前造成的生產力，也要一同破壞。在危機時候，發生一種過去一切時代所夢想不到的社會流行病——就是生產過剩的流

行崩。社會突然出現回到野蠻的景象，彷彿饑饉臻至，又彷彿舉世大戰衣食全要斷絕。一切工商業，現出就要破壞的狀況。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全是社會文明過度、物品太富、工業太多、商業太多的緣故。在社會所掌握的生產力，不能再推進資產階級的文明和資產階級財產關係底發達了；反之，生產力太雄厚，受財產關係阻礙着；一旦生產力打破這些障礙，便使資產階級社會全部擾亂，威嚇資產階級私有的存在。資產階級的關係狹小，不能包含其所創造出的財富。那麼，資產階級怎樣去克服這些危機呢？一面被迫毀壞生產力底大部分，一面奪取市場，並盡量掠奪舊市場。但結果怎樣呢？就是資產階級準備着更廣大和更凶猛的危機而減少防止危機的手段。

資產階級用以顛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轉而反對資產階級自身了。

但資產階級，不但鍛鍊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還培養了一些使用此種武器的人近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無產階級（就是近代工人階級）跟着資產階級，即資本照同一的比例發達了。

這些工人，必須有工做纔能生活，必須他們的勞動能增加資本纔有工做。這些工人不能不把自己按件出賣，他們便是一種商品，和一切別的貿易品一樣，因此免不了競爭底一切偶然性，市場底一切動搖。

無產者底勞動，因機器廣用和分工，而失掉完全的獨立性，便自然使工人失掉勞動一切興趣。他們變成了機器底附屬品，做的全是些最簡單的、最呆板的、又最容易學會的技術。因此，產生工人所需的費用，限定只够支持工人自身和繁殖其子孫所必需的生活費就得了。但是一切商品底價格，因此勞動的價格（即勞動力價格——編者）也是一樣，即等於它的生產費。所以工作越簡單，工資也就越減少。并且，由於機器應用和分工的進步，使勞動量也同樣增大了。這或由增加勞動時間在一定時間內勞動的加多，或增加機器底速度等等而來的。

近代工業已那家長式的行東底小作坊，變成了工業資本家底大工廠了。在工廠裏煩悶着的工人羣衆，都組織得和軍隊一般。他們都已成了產業軍底兵卒，在高級長官的重重監視底下動彈不得。他們不但做了資產階級底奴隸，資產階級國家底奴

隸，並且時時刻刻做了機器、積資、而且首先是資產者廠主個人底奴隸。這專制主義趨發明白宣布營利是它的終極目的，越發是可賤、可惡、可恨。

近代工業趨發達，手工勞動的技術和腕力的作用越小，男子底勞動趨發被婦女和兒童的勞動所排擠。年齡和男女底差別，對於工人階級，沒有任何社會的意義。只有各種勞動工具，因着年齡和男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費用了。

工人被廠主剝削完了，得到現金作爲自己工資的時候，同時又被資產階級底別一部分——房東、店主、高利貸者等等所剝削。

中等等級底過去的小人——小商人、小工業家和小錢莊老板，手工業者 and 農夫——所有這些階層，都漸漸降到無產階級隊伍裏了。這原因一半因爲他們的小資本够不上營大規模的近代工業，不能與大資本家競爭；一半因爲他們的專門技術，自從有了新生產方法，而失其價值。因爲這樣，人民底各階級，便補充到無產階級裏來了。

無產階級經過種種的發展階段。無產階級一發生，便開始其反對資產階級的鬥

爭。最初的鬥爭是各個工人反對直接剝削自己個別的資產者；再進一步，就是同一工廠工人聯合反抗，更進一步，便是一地地方同盟工人合力反抗。他們的鬥爭，但是反對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反對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消滅競爭的輸入品，破壞機器，焚燒工廠，他們企圖用暴力來回復中世紀工人的故態。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形成着散處全國和被競爭分散的羣衆。工人之團結爲更大的羣衆還不是他們本身團結的結果，全是資產階級團結的結果；當時，資產階級爲了達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應當和還能够運動整個的無產階級。因此，在這個階段上，無產者的鬥爭，並不是反對自己的敵人，而是反對敵人底敵人——就是專制政體底餘孽，地主、非工業的資產者、小資產者。所以歷史上一切的運動，都是集中在資產階級的手裏，而在這些條件下所得的每一勝利，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

可是隨着工業發達，無產階級不但人數加增，而且結成大的羣衆，力量加大，而且日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由於機器日益除去勞動條件底差別，無產階級底利益及生活狀況，就漸漸一致，而工資幾乎到處降到同樣低的水平。資產階級裏面，又

漸起競爭，商業危機由是而起，工人底工資，也因此更被動搖。機器不斷的進步，使無產者的生活狀況日益不安；個別工人與個別資產者之間的衝突，又漸漸帶着兩階級間衝突的性質。於是乎，工人就開始形成團結（聯合）去做共同鬥爭來反對資產者。他們的聯合，是在於保護自己工資。他們甚至建立着永久的聯合，以便在可能的抗爭到來時，能保證自己有所資助。有些地方，鬥爭轉為公開的暴動。

工人往往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不過是一時的事。他們鬥爭的真正的效果，並不是直接的勝利，而是工人底團結繼續擴大。促成這種團結的，就是近代產業所造成日益進步的交通手段，而這種交通手段把各地的工人都聯合起來了。集合同性質的許多地方鬥爭，成為公認的階級的鬥爭，正有這種聯繫底需要。但是一切的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種團結，如果叫交通不便的中世紀的市民來做，決非幾世紀不行；由於鐵路的緣故，近代的無產者，只消幾年便成就了。

無產者這樣組成一階級，便自然組成一政黨；但因爲工人自己之間不免互相競爭，這種組織又時常破壞。可是它經常一再復興起來，越發強，越發堅固；越發有

力。它利用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迫得立法機關承認工人個別的利益。例如英國十小時工作制法案，便是這樣。

舊社會內部的許多衝突，在各種關係上促進着無產階級底發展過程。資產階級進行着經常的鬭爭；當初，反對貴族，隨後，反對那與工業發展有利害衝突的一部份資產階級，而且常常反對外國資產階級。在一切這些戰鬭中，資產階級不得不訴之無產階級，求他的幫助，因此便推動着無產階級走上政治運動的道路。於是，資產階級，就將自己的教育的要素，即反對自己本身的武器，交給無產階級。

其次，我們已經知道，工業的發展推動着統治階級底許多階層走向無產階級底隊伍中，至少也使得他們的社會地位危殆不安。無產階級也因此得着許多教育的要素。

最後，在階級鬥爭要決裂的時期，那統治階級整個舊社會裏面分崩底過程，很帶着這樣洶湧激烈的性質，有一小部分的統治階級，竟脫離統治階級，投入革命階級——掌握將來的階級。從前有一部分貴族投回資產階級，如今也有一部分資產階

級沒向無產階級，即那一部分能够理論上了解歷史運動整個行程的資產者思想家，更是如此。

現在和資產階級對峙的各階級當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的革命階級。隨着大工業的發展，別的一切階級正在衰頹和歸於消滅；但無產階級，却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中等階層——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所有他們同資產階級鬥爭，爲的是保持其中等級的地位。因此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不但保守，他們並且希望把歷史的機輪向後退轉；簡直是反動的。如果他們有時是革命的，那也只是因爲覺得自己將要墜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因爲他們不是防衛現在的利益，而是防衛將來的利益，因爲他們拋掉自己原來的位置，去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

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腐朽的消極產物，有許多都被無產階級吸引到革命運動中來了，但按他們的全部生活狀況，更易傾向於出賣自己，做反動陰謀。

舊社會的生活條件，現已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中被消滅了，無產階級，並沒有財產；他和他的妻子底關係，與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近代的工業勞動，近代資本底奴役，英國同法國一樣，美國同德國一樣，都沒有絲毫民族的特性存在。法律、道德、宗教，——凡此一切，在無產階級看來，無非是資產階級底偏見，其背後都隱藏着一定的資產階級利益。

從前一切階級，一旦得了統治，沒有不拚命使整個社會屈服於保證他們的致富的條件；好鞏固他們已得的生活境況。無產者只有把以前的自己的分配方法推翻，因此，把從前一切分配方法推翻，才能奪取社會的生產力。無產者並沒有甚麼自己的東西要保衛防護；他們應當破毀一切從前所存的私有的保證和私有的保險。

古來一切發生的運動，都是少數人的運動，或是爲了少數人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運動，是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大多數人底獨立的運動。現在社會最下層的無產階級，若不把構成官場社會的那些階層的上層建築全部拋出九霄雲外，自己是不會翻身上升的。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如不按其內容，而按其形式，則首先是民族的鬥爭。各國的無產階級，當然必須首先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我們觀察無產階級發展的大勢，其初是現存社會內部多少隱藏的國內戰爭，末後這個戰爭爆發起來，成了公然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倒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知道，向來一切存在的社會，都建築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抗上面。但要壓迫某一階級，至少總還要給他能夠維持奴隸生存的條件。在農奴制時代，農奴也還可以變成都市公社的公民；在封建專制治下，小市民也還可以變成資產者。然而近代的工人，却完全與此相反；不但不能隨着工業的進步而上進，却是逐漸低下，逐漸沉淪到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他竟變作貧民，於是貧困的發展，比人口和財富還要快。這顯然證明，資產階級已不配再當社會的統治階級，已不配再強制整個社會來維持其所級存在的條件，作為調整的法案。他不配做支配者，是因為他那種奴隸制，不能保障奴隸的存在，是因為他已經不是為奴隸所養，已經

在不得不養奴隸的情況中了。社會已不能在資產階級底權力下生存了，換句話說，資產階級的存在，再不能與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存在和統治底根本條件，就是財富積聚在私人手中，資本底成立和增大。資本存在的條件是僱傭勞動，僱傭勞動全靠工人互相競爭。資產階級無意中促進工業的進步，却已使工人從競爭所分裂的狀態中變為由協力團結而成的革命的統一。這樣，隨着大工業的發達，資產階級的生產和佔有底基礎從根破壞了。資產階級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底傾覆和無產階級底勝利，同是免不了的事。（摘自「馬恩共產黨宣言」）

原书空白

第二章 甚麼是共產黨

一 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

黨首先應該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牠應當吸收工人階級底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可是要成爲真正的先進的部隊，黨就必需用革命的理论，對於運動規律的知識和對於革命規律的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牠就無力量來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來引導無產階級。倘若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生活及思想，倘若牠跟着自發運動作尾巴，倘若牠不會克服自發運動底消極性和政治冷淡性，倘若牠不會超出於無產階級底暫時利益之上，倘若牠不會把羣衆提高到底階級利益程度。

上，牠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底前面，牠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牠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是跟着自發運動做尾巴。第二國際底政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這些政黨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執行者，這種政策把無產階級弄成爲資產階級手上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的部隊底觀點上的，並能够把羣衆提高到底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底政黨——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使工人階級脫離工聯主義底道路而將牠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上面已經說過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鬥爭環境底複雜，戰略與策略，後備軍與隨機應變，進攻與退守。這些條件的複雜程度，即使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大，至少也不會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小。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予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那一個在戰場上作戰的軍隊，要是牠不願意使自己必然遭受失敗；牠就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參謀部。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意把自己交與兇惡的敵人去吞食，那麼牠就更其一定要有這樣的參謀部，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這種參謀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政黨，才能够成爲這樣的參謀部。工

人階級沒有革命黨，這就等於軍隊沒有參謀部。黨就是無產階級戰鬥參謀部，

但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的部隊。同時牠應該是階級底部隊，階級底一部分，應當在自己生存底一切根蒂上與階級緊相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的時候，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的時候，當整個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去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時候，先進的部隊與其餘工人階級羣衆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種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自己閉關自守和脫離了非黨羣衆，那麼黨就不成其爲黨了。

如果黨不和非黨羣衆發生密切關係，如果在黨和非黨羣衆中間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牠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信用，那麼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的黨從工人中招收了二十萬新黨員。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跑來加入黨，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羣衆派來加入黨的，這些非黨羣衆會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不得他們的贊同，根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證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都把我們的黨看

作他們自己的黨，看作親近的和自家的黨，他們認為黨底發展和強固，是與他們的利益血肉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綫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結起來，那麼黨就不會成爲本階級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則完全是整個階級）底行動都應該受我們黨底領導，都應該盡可能地密切接近於我們的黨，可是如果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差不多整個階級或者是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底程度，自己的社會主義政黨底覺悟性與積極性底程度，那就是癡想主義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主義者懷疑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爲落後羣衆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是完全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牠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

隊底經常的責任是在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先進部隊底程度，那末，這就是欺騙自己，不願看見我們的任務底重大性，縮小這些任務」（請參看「列甯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頁到二〇六頁）。

二 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倘若牠想真正領導階級底鬥爭，牠應當同時還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黨的責任是非常偉大和繁雜的。黨應當在內部的和外部的發展底非常艱難的條件之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當環境需要進攻時候，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去進攻，當環境需要退守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避開勁敵底打擊。牠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牠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代表時，只有當牠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

條件，便談不上什麼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在列寧關於我們的黨章第一條的著名公式裏就確定了，在列寧底這個公式裏，黨是看作爲各組織底總和，而黨員則爲黨組織中某一組織底組員。孟塞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種公式；他們提出了一個自由報名入黨的「系統」，這種「系統」使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同情者」和「罷工者」，凡是多少幫助黨的，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組織的人，都可以取得黨員底「稱呼」。自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系統」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弄到黨裏充滿了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弄成了一個散漫的，無定形的，無組織的「結構」，使黨沉沒在「同情者」底大海中，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綫，丟開黨關於把無組織的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責任。不用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系統」之下，我們的黨是不能夠在革命進程中充當工人階級底組織核心的。

列寧說：

「如果站在馬爾託夫底觀點上，那末黨底界線還是完全不確定的，因為在他看來，『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名稱』底廣闊的散布。牠的害處就是滲入一種紊亂組織的觀念——把黨與階級混為一談的觀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一一頁）。但是黨並不僅是黨組織底總和。黨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統一的系統，是這些組織正式聯合起來的一個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為全體黨員所必須履行的切實的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為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不能對工人階級底鬥爭實行有組織的和有計劃的領導。

列寧說：

「從前，我們的黨並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不過是許多部分的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為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權力底集中，思想底威信變成爲權力底威信，

「黨的等級機關服從上級機關」（請參看同上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不穩定份子底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沒有可能。在組織問題上，列寧主義總是一貫地實行這種原則的。列寧把那些反對這種原則的鬥爭叫做只值得受人譏笑和受人唾棄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套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那本書上關於對這些不穩定份子所說的話：

「俄國的虛無主義者特別具有這種老套式的無政府主義。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神奇古怪的『工廠』；部分服從全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一聽見在中央機關領導之下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狂吠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旋』……，一提起黨的組織章程，他們就做出看不起人的樣子和說出目中無人的意見，說什麼『完全

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的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底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爲的要掩飾門面……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委任的，不根據我的意見而是違反着我的意見；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依靠着代表大會底形式的決議，而不根據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依靠黨的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大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擔任位置的希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爲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親熱的老夥伴們」*（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〇頁和二八七頁）。

三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牠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的組織。無產

* 羅賓遜說，比阿爾洛德，馬爾托夫，波特列寧夫等人還說「夥伴」，這些人不願從第二

次代表大會決議並且，備列當爲「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階級還有別的許多組織，沒有這些組織，他就不能與資本制度作真正的鬥爭，這些組織就是職工黨、合作社、工廠製造廠的組織、國會、黨團、非黨的婦女聯合會、報館、文化的教育組織、青年聯合會、革命的戰鬥的組織（在公開的革命行動的時期），代表蘇維埃——國家形式的組織（假如無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這些組織底絕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沒有牠們，就不能革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沒有牠們，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使命的力量。但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有什麼把握可以保證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引起紛亂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各的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牠們彼此不致互相妨害。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就是這一切組織應該在一個方向上進行工作，因爲牠們都是爲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爲進行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蘇路蘇，蘇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

這個組織不僅是因為有必要的經驗而足以定出這條總路綫，而且因為牠有足够的威信而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綫以達到領導方面的統一而免除間斷現象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有一切根據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够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為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够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當然這並不是說，非黨的組織，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的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底本質不過是在於加入這些組織的黨員們，當然是有威信的人，他們在這

些組織裏應該採用一切說服的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的組織在工作當中與無產階級底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這個最高形式底政治領導，應當普遍到無產階級底一切其他形式的組織方面。（請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五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那種主張把非黨組織看作「獨立」組織和「中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產生了一些不依賴於黨的議員以及離開黨的出版人，近視的工會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化的合作運動家——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際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

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階級內部的和這個階級底各組織中的

基本的領導核心。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願自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而且同時牠是無產階級手裏的工具，當還沒有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爭得專政，而在已級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鞏固和擴大專政。如果奪取政權問題，沒有擱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必然性，危機底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底一切級索集中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組織底一切別的形式。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爲黨是無產階級順利奪取政權時所必要的戰鬥參謀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够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的週圍和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集中起來的黨，那麼，俄國無產階級是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的。

但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的要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的要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夠領導或吸引其餘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麼，布爾塞維克不僅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年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向千百萬的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性和組織性；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造成骨幹和支柱以反對小資產階級發勢力底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底腐蝕影響，這就是說加強無產階級在從新教育和改造這些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的工作，這就是說幫助無產階級羣衆把他們自己訓練成爲這樣一種力量，以至於能夠消滅階級和準備條件去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然而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一個因爲自己的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

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和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麼，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爲的是要去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可是，既然這樣，那麼，一到階級消滅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衰亡的時候，黨也一定會要跟着衰亡的。（摘自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問題的基礎」）

原书空白

第三章 黨的組織

一 黨員

1. 入黨資格：凡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及黨章，加入該黨的組織之一，在其中積極工作，服從共產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

2. 入黨手續：新黨員入黨時，由支部通過，并須經過本縣委或等於縣委組織的區委之批准，入黨的條件分下列數種：

甲·工廠工人須經黨員一人介紹，由生產支部通過。

乙·農民手工業者知識分子及各機關下級服務人員須有黨員二人之介紹。

丙·各機關高級服務人員 須有黨員三人之介紹。

附註：1. 介紹人應對被介紹者負責，如遇有介紹者不能實時，則應受黨紀之制裁，以

至於開除黨籍。

2. 在新黨員未批准為正式黨員時，各相當黨部得委任該新黨員以某種工作，當

以考察其程度及其對於黨的瞭解。

3. 少共團員入黨時，由少共委員會介紹亦須經上項各相當之手續，由支部黨員

大會通過或上級黨部之批准。

4. 在某種特殊情形之下，黨的各級委員會均有直接徵收或通過新黨員之應。

丁·脫離其他政黨而加入本黨的，須經有黨籍一年以上之黨員三人介紹，

若從前為其他政黨之普通黨員者，則須經省委之批准，若從前為其他

政黨之負責人員者，則須經過中央之批准。（見中共黨章第二章）

3. 候補黨員：為適合擴大和發展黨的需要，新黨員候補期暫時重新規定，

工人雇農不要候補期，貧農和手工工人一個月，革命知識份子，小職員，中

農，下級軍官三個月，其他成份六個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得紳縮之。

（見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乙·對於每一新加入黨的人，都應好好地審查；可否把他造就成一個好共產黨員，他能否為黨的利益做工作。對於入黨的人，還要加以訓練，使他成為好共產黨員。

候補黨員參加黨的會議，但他在黨會議上沒有表決權；他可以發表他的意見，參加問題的討論，但當通過決議或選舉黨委員會的時候，候補黨員是沒有表決權的。候補黨員，與黨員一樣繳納黨費。

4. 候補黨員在未轉入正式黨員以前，他應該好好地認識黨綱和黨章。當他是一個候補黨員的時候，黨的組織就審查他的能力，他對於黨的忠實程度，決定他對於黨的用處。（見「政治常識」一九三八年解放社出版）

組織之改變：其他部份的政治組織，或整個的政治團體以及整個黨的組織加入或轉入共產黨時，必須經中央的決議。

5. 黨員遷移：黨員由這一個組織遷至別一個組織的工作範圍內（區域內）時應轉入其所在地的組織中，去作為這一組織之一員，黨員由這一組織轉入別一組織及一國移至他國的一切手續，須按照中央頒布的規例。

6. 開除問題：開除黨員須由該支部黨員大會通過，經黨的上級委員會批准，方發生效力。同時在開除決議未經上級機關批准以前，應即停止被開除者黨內一切工作。不服從開除決議者，可上訴至最高黨的機關。黨各級委員會在黨員有反黨行為時，有直接開除其黨籍權；不過此開除的決議應通知被開除者所加入的下級黨部的組織。（以上見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一章）

二 黨的組織原則

——民主集中制——

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其他支部一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

制的根本原則如下：

甲·下級黨部與高級黨部由黨員大會，代表會議及全國大會選舉之。

乙·各級黨部對選舉自己的黨員，應作定期的報告。

丙·下級黨部一定要承認上級黨部的決議，嚴守黨紀，迅速而且切當的執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黨的指導機關之決議，管轄某一區域的組織，對該區域各部分的組織為上級機關。黨員對黨內某一個問題，只有在相當機關對此問題的決議未通過以前可以舉行爭論，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或本黨代表大會，或黨內指導機關所提出的某種決議，應無條件的執行，即或某一部份的黨員或幾個地方組織有不同意見於該項決議時亦應無條件的執行。

在秘密環境之下，於必要時黨的下級機關得由上級機關指定，且經上級機關之批准，得指定新黨員加入黨部委員會。（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章）

共產黨組織的民主集中制，應成爲集中制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之真正的總合，融合。只有在整個黨的組織經常的一致活動，經常的一致鬥爭的基礎上才能達到這種融合。

共產黨裡的集中化，並不是形式的機械的集中化，而是共產主義活無的集中化，就是說，強固的有戰鬥力的而同時又是靈活的領導的建立。

所謂形式的或機械的集中化，就是把「權力」集中在黨的官僚手中以統治其隊的黨員或黨外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羣衆。但是只有共產主義的敵人才能夠斷言，共產黨用領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集中這種共產主義領導的手段，來企圖統治革命的無產階級。這是說謊，這與共產國際所通過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完全不相容。

在舊時的非革命的工人運動的組織中，如在資產階級國家的組織中一樣，發展了十分利害的雙重主義：即「官吏」與「人民」之間的雙重主義。在資產階級隊伍的優化的影響之下，其中發展了職務的特殊化，以一種僅形式上的民主，來代替勞動者的活的聯系，并使組織分裂爲積極的官吏和消極的羣衆。而革命的工人運動在

某種程度內，在資產階級隊伍的影響之下，也貫徹着形式主義和雙重主義的傾向。共產黨必須以系統的，頑強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以及多次的改善與改造的方法，來徹底克服這些矛盾。

在羣衆的社會民主黨改造爲共產黨的時候，不應當只限於把所有的職權交給該黨的中央手裏，而整個舊的秩序仍舊不變。爲使集中制不成爲紙上的空談，而在事實上實現起來，那末必須這樣去實行集中制，使該黨的黨員感覺到集中制是他們的共同活動和戰鬥能力之真正的鞏固和發展。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集中制在羣衆看來，將是黨的官僚化，而且會發生反對一切集中化，反對一切的領導，反對一切嚴格的紀律的態度。無政府主義就是官僚主義的相反的極端。

只有一個形式的民主，既不能消除組織中的官僚主義傾向，也不能消除其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這些傾向是在這種形式的民主基礎上在工人運動中生長起來的。

因此，組織的集中化，即對強有力的領導的趨向，在形式的民主基礎上是不能達到的。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一方面在黨的本身之內在黨的領導機關和其餘的

黨員之間；他方面在黨和黨外的無產階級羣衆之間，都發展着和保持着活的聯系與相互關係。（見共產國際三大大會關於共產黨的組織建設……的決議）

三 黨的組織系統

1. 本黨的組織系統如下：

甲。在每個工廠，作坊，商店，街道，小市鎮，軍隊等裏：支部黨員大會

——支部幹事會。

乙。區域或鄉區內：區黨員大會或區代表會議；——區委員會。

丙。縣或市的範圍內：縣或市代表會議；——縣或市委員會。

丁。特別區（包括幾縣或省之一部分）：特別區代表會議；——特別區委員

會。特別區的組織，如有必要時得由省委決議成立之。

戊。省 省代表大會；——省委員會。

己。全國：全國大會——中央委員會。

庚。爲易於指導各黨部起見，中央委員會得按情形之需要，在數省範圍內成立中央執行局，或中央特派員。中央執行局和中央特派員由中央委員會指定之，并且對中央委員會負責。

2. 黨部機關：爲處決黨的各種特殊任務起見，各級黨部委員會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各委員會，如組織部，宣傳部，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等等。各部或各委員會隸屬於黨部委員會，受其指導而工作并經過黨委員會而實行自己的決議。黨部委員會下各部之組織由中央決定之。

附註：爲在其他民族的工農份子中用其民族語言以便於工作起見，在當地有黨委員會之下

設立少數民族工作部。此少數民族工作部，應當在當地黨部指導和監督下工作。

（見中共黨章第三章）

3. 支部：

甲。基本組織：黨的基本組織是黨的支部（工廠，礦山，作坊，商店，街

道，農村，軍隊等）。所有在該地工作之黨員應一律加入支部。如有黨員三人以上的地方，得成立新的黨支部組織，但須由縣委或等於縣委組織的區委批准之。

乙·支部特別組織：在有黨員一人或二人工作的企業中，這些黨員得併入與該企業最接近的生產支部，與鄰近企業的黨員共同組織支部，在任何企業中工作的黨員，如手工業者，個別工人，家庭工作的工人，知識分子等等，按住處的地方為標準組織街道支部，如在農村支部中，有農村經濟企業，如小的賣山，或某種農業工人得按生產關係組織支部。

丙·支部任務：支部為便與工農聯系起來的組織。支部的任務：

一、用有計劃的共產主義的宣傳和鼓勵，在無黨的工農羣衆中，實行黨的口號與決議，使工農站到黨方面來。

二、以黨組織的力量積極參加工農的一切政治和經濟鬥爭。以革命的

階級鬥爭觀點討論他們的要求，組織羣衆的革命行動。爲取得工農一切革命行動的領導而鬥爭，努力工作以吸收工農參加中國的與國際的無產階級一般的革命鬥爭。

三、徵收和教育新黨員，散佈黨的出版物，在黨員及無黨工農中進行文化和政治教育的工作。

丁、支部幹事會：以黨員人數多寡爲標準，支部選舉三人或五人級幹事會，以進行日常黨務，該幹事會進行支部的工作，分配支部中黨員的工作，如宣傳，分發印刷品，在工會中及農民組織中進行黨團工作，婦女工作，與少共支部發生聯系等。支部幹事會選舉支部書記一人，執行黨員大會或支部會議的決議，及上級黨部的指示。（見中共黨章第四章）

戊、在生產支部的基礎上改造黨（共產國際五次大會的決議）：

一、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作用與活動之級本區別，可在這兩黨所取

的組織形式的區別上表現出來。社會民主黨全部的打算是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內的改良主義的活動，特別注意到國會選舉運動的勝利，因此它是建立在選舉區上面并按居住的地方組織起來，把地方的區域的分別，作為黨的組織的基礎；至於共產黨，是領導無產階級最廣大的羣衆的革命鬥爭，去推翻資本主義和奪取政權的，它應有不同的組織系統，因為它在企業中找到自己的主要的支柱。共產黨的組織基礎，應當在企業中，在生產裏的工人羣衆本身中。黨只有在生產支部的基礎上建設起來，才能使黨與羣衆建立經常的密切的聯繫，使黨有可能不斷地關心到無產階級羣衆的要求，和喚起這些要求與情緒。這樣一來，黨便能鞏固自己的影響和真正領導與組織反企業家，反法西斯主義，反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鬥爭，——組織奪取政權的鬥爭。這樣的組織形式，最能保證黨有適當的社會成份，和保證黨的無產階級性質。

這種組織形式使爭取實行監督生產的勝利鬥爭得以實現，這對於共產黨有特殊的意義，而在取得政權以後使能把操該企業的生產過程。「每個企業應成爲共產黨的堡壘」，列寧的口號是這樣。

二、共產國際三次大會和四次大會完全肯定地規定了必須在生產支部的基礎上來改造黨，而四次大會又指出了，無論那一個「共產黨都不能認爲是認真地和鞏固地有組織的共產黨，當它在企業中，工廠裏，礦山內，鐵路上等處還未鞏固的共產黨支部的時候」。四次大會以來，後來全部的鬥爭經驗，完全証實了這種論點，而且証明了：實行四次大會這個決議，對於共產黨是生存上所必需的。德國事變的教訓特別証明着在工廠支部的基礎上改造黨，是爲奪取政權的勝利鬥爭所不可缺少的條件。

現在必須用切實努力的和有計劃的工作來達到一九二四年正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這問題所通過的決定的實現，以執行三次大

會和四次大會的決議。五次大會現在又肯定這些決定，這樣就承認在生產支部的基礎上改造黨是共產黨在最近時期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三、同時，大會認為必需特別注意從正月以來我們的黨在實際工作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和要求正確的處理。

應當清楚的了解到三次大會和四次大會的決議，如正月的決議一樣，並不是指黨的結構的表面的改變，而是要求按照布爾塞維克黨的模範來真正的和切實的改造。這種改造應當有計劃地和仔細地來進行，使得黨不失去自己的力量，而且這種改造應當努力進行，而過去的黨的結構（按區域原則的組織，徵收黨費，成立委員會的方法等等）應當根本改變以適應黨過渡到生產支部的基礎上去。

根據以往的實際工作過程來說，必須指出，這種思想還沒有

被充分把握到。在許多的場合中，沒有把黨的支部看作是整個黨的組織的基礎，即今後全黨所由建設的基礎，而是把它看作是組織的旁枝側葉。因為這個緣故，人們不去建立企業中真正的黨的生產支部，而祇是成立了爲執行有限的任務的黨團；這種情形是應當堅決改變的。有時候也發現出另一種傾向：把工會工作幾乎完全放在黨的支部身上。

爲糾正這種現象，必須明白地和堅決地說明，黨的支部的作用，是黨的組織的基礎的作用，應在黨的實際生活中來實現這一原則。黨的支部應享受黨的組織的一切權利。它對於一切黨的問題應當討論和通過決定，這種情形又應當在黨的支部的組織生活中反映出來。支部應當吸收黨員，徵收黨費，有權把黨費扣出一部份作爲自己的工作費用，進行黨員登記等等。支部不僅要分配黨員工作，而且應責成每個黨員執行分配給他的工作。不消說，

黨的支部的活動，應當普遍到黨的一切形式中去。

四、依據在生產支部基礎上改造黨的思想，這種改造的最切要的一方面，就是現在黨員羣衆的社會成份應當改變和改善，即是大量增加產業工人的黨員，并使企業，工廠和農場的支部直接包括黨員的大多數。當這一目的已經達到時，那末將有許多強有力的黨的支部，則按居住地方而成立的組織將成爲多餘的。那時候不在企業中工作的黨員，應參加到生產支部中去。當黨的組織未達到這種程度的時候（各國和各地區的情形不同，將經過不同的時期），可採取一種過渡的辦法，即是立街市支部，居住地支部，這有相當意義，這可爲團結那些不在企業中工作的黨員和吸引他們參加黨的工作的種種可能之一。但是，因爲關於這些支部的意義，已經表現了有不清楚的意見，那末第五次大會認爲必須指出，甚至這種街道支部建立的地方，它們也不應當損害生產支

部的工作，而且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與生產支部有同等作用和同等意義的。特別是不能把街道支部看作和生產支部一樣，作為黨的組織的基礎。只有生產支部才是黨的組織的基礎；街道支部是補助的組織。重心是擺在企業中和生產支部中。

五、在實際的改造中，黨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注意力首先應當集中於工業區域，在這裏，首先要集中於最大的中心和最強的組織中。在地方上也是這樣，黨的委員會應當開始改造最重要的據點。當然這絕不是說，其他的黨的組織應當暫時等待，而不從事於實行改造。從初級的黨直到上級的黨的組織，都應當進行徹底改造。

六、至於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生產支部問題，那末大會認為黨應當努力使本企業中的青年團支部團員，能更多的加入到黨的支部裏來，使黨和團的支部之間在工作中有密切的聯系并實行互派代表。同時，在企業中除了黨的支部以外，必須有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特別

的生產支部。青年團的生產支部應當成爲整個共產主義青年團（與黨的組織并存的特別組織）的基本組織。

七、第五次世界大會委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堅決的來實行這個決議，并制定共產國際所屬各黨的地方組織與中央機關的指示。

第四章 黨的生活

一 論共產黨員的工作義務

——共產國際關於黨的組織建設，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的決議——

共產黨應當成爲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工作學校。經過黨的組織中日常的共同的工作，使黨的各種機關和各個黨員建立有機的聯系。

在合法的共產黨中，大多數黨員現在還沒有充分參加日常的黨的工作。這就是這些共產黨的主要缺點及其發展的不堅固性的來源。

工人政黨第一步所遇到的危險，就是以接受共產主義綱領爲滿足，在其宣傳中以共產主義的教條來代替過去的教條，以共產主義的官僚來代替反共產主義的官僚

爲滿足。但是接受共產主義綱領的黨，只是表示要成爲共產黨的意志而已。如果黨沒有共產主義的活動，如果大多數黨員仍舊是消極，那麼這種黨還沒有執行由接受共產主義綱領而對它提出的那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爲實行綱領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吸引全體黨員去參加日常的繼續不斷的工作。

共產黨組織的藝術就在於利用一切和一切的人，去做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黨員中適當的分配黨的工作，經過黨員經常吸收無產階級廣大羣衆去參加革命運動并保存對一切運動的堅固的領導，要做到這一點，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威信的力量，用優越的努力、經驗、周到、能幹的力量。

共產黨爲的要有真正積極的黨員，就應當要求每個黨員在其現存條件下所具有的一切力量和全部時間都貢獻於黨的工作。要加入共產黨，當然要相信共產主義，並實行正式登記，首先做候補黨員（在某些情形之下），然後做正式黨員；同時，必須按時交納黨費，定閱黨報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每個黨員參加日常的黨的工作。

爲參加日常工作起見，每個黨員應當經常參加較小的工作團裏去：參加委員會，部，會，黨團或支部。只有這樣可以正確的分配黨的工作，執行這種工作和領導這種工作。

不消說，地方組織的黨員大會，是必須參加的；在公開的條件之下，以地方的代表會議，來代替這些定期的黨員大會是不好的。反之，一切黨員應當經常參加這些大會。但是僅僅參加會議，是絕對不夠的。這些會議的切實準備，猶之乎公開的工人集會、示威、和工人的羣衆行動之準備與適宜運用，就必須有更小的集體和個別代表同志們的工作。只有用更小的集體，才能使這種活動的各方面的任務，加以仔細的研究和努力的解決，沒有把全體黨員分成許多小的工作團體，來進行這種固定的日常工作，那末在參加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中，縱使用最熱烈的努力，企圖去影響鬥爭，也是徒然的無力的，而不能把無產階級一切活的革命力量，成爲戰鬥的統一的共產黨。

必須形成共產黨的核心，以便在黨的活動的一切部門中進行日常工作，——

住宅中的鼓動，黨校，領理報紙，分發書籍，通訊聯系工作等等。

在工廠企業中，工會中，勞動組合中，軍隊中等等，凡有幾個共產黨員或候補黨員的地方，黨的支部就是執行共產主義日常工作的基本核心。在同一企業中或工會中等等，如有大量的黨員時，支部須擴大成爲黨團，黨團的工作是受共產主義核心的領導。如遇有組織廣泛的反對派的黨團或參加已有的黨團的工作的必要時，那末共產黨員須經過自己的支部希望得到該黨團的領導作用。

黨支部的活動應否公開或者應否甚至打起共產主義的旗幟，那要看一切危險與優勢之仔細研究以後根據每一情形來決定。

黨內實行普通的工作義務和組織各種小的工作團，是羣衆的共產黨特別困難的任務。這種工作不能一下子就做到，它要求不倦的堅定性，周密的關係與莫大的毅力。

特別重要的是：這種組織應在這種問題多方討論之後馬上在新的基礎上特別仔細地去進行。如果把組織中一切黨員依某種形式上的計劃分成爲小的支部和工作團

并強制他們去參加一般黨的日常工作，那當然是十分容易的。但是這樣的做法，最好不要着手，因為這立即會引起黨員的不滿和不服這種新的設施。

黨的領導機關特別要與國內各主要中心地方的許多好的組織家、有深刻信心的和熱情的共產黨員，對於運動的一般形勢有明確方針的人們，一塊兒預先討論，而事先制定這種新設施的詳細的基本原則來。然後，指導員、組織者或組織部應當在當地適當地準備最近的工作，選出第一批的領導工作者并實行第一步的活動。接着就應當向各組織，各工作團，支部與個別黨員提出一定的具體計劃來，而這些計劃是他們自己認為絕對願意的、適當的和可以執行的。遇必要時，可以舉出實際的例子，來說明如何執行這些計劃。這裏應特別注意到那些必須特別避免的錯誤。

這種改造應逐步去實行。因此各地組織開始用不着組織太多的新支部或工作單位。在短期內的實際工作應當開始做到，使大企業和工會中的個別支部完全正確的執行職務，使其他部門黨的工作已把必要的工作團弄好，而且已經多少堅固起來了（例如通訊，聯系，住宅中的鼓動，婦女運動，發行報紙，失業工人運動等等）。

當新的組織機關還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到一定程度時，不應當盲目地破壞原有的組織形式。

但是，共產黨組織工作的這個基本任務，應當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力量去執行，這不僅對公開的黨，而且對於一切不公開的黨也有極大的要求。當共產階級羣衆鬥爭的一切中心還沒有建立好共產主義小組、支部、黨的和工作團的廣泛的網以前，當我們黨的每個黨員還沒有參加日常的革命工作以前，當他們參加這種工作的而未成爲他們自然明白的習慣以前，黨不應減弱自己的一切努力，來執行這種任務。

這種基本組織工作責成黨的領導機關去進行不斷的、不倦的、和直接的領導，而且實行有系統的管理黨的工作。這要求負責機關領導工作的同志要有許多的努力。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不僅要注意使一切同志都有工作，而且應當根據已有的經驗，工作方法，去幫助他們和管理他們的工作，系統地和實際地了解他們所做的工作，在工作的特殊條件中給予確切的方向，並設法找出自己活動中的錯誤和加以改善，同時絕對不要忘記鬥爭的目的。

我們整個黨的工作，就是實際鬥爭或理論鬥爭或準備這種鬥爭。在這種鬥爭方面的專門化至今還不能滿意。在許多極重要的工作部門，至今黨所做了的事情，只是完全偶然的。例如公開的黨反對政治警察的特殊鬥爭方面，就是這樣。對於黨員同志的指示，往往是很偶然的，而且是很表面的，而大部分黨的最重要的原則上的決定——甚至黨綱和共產國際的決議，有許多黨員是完全不知道。關於指示的工作，應由一切黨的組織，一切黨的工作團有系統的來進行，而且應當不斷的進行，以便達到高度的專門化。

共產黨組織的義務之一，是提供報告。這種義務是一切組織，一切黨的機關和每個黨員所應當遵守的。一般的報告應在短期內經常提出，同時應當提出關於執行特殊的黨的任務的報告來。提供報告的義務，必須有系統地執行，使其成爲共產主義運動的堅固的傳統，這是十分重要的。

黨在每三個月之內要向共產國際領導機關做一次關於自己活動的經常報告。每個黨的部份組織應向最近的領導委員會做報告（例如地方組織的每月報告）應送交

相當的縣或市的黨委員會)。

每個支部、黨團和工作團應對黨的機關，即事實上領導它的黨的機關做報告。每個黨員應對其所屬支部或工作團（或主任）做報告（大約每週一次），應對委託他去工作的黨的機關報告其特別委託的執行情形。

報告應在第一個適當的時機提出。如果黨或委託其工作的機關不要求書面報告時，那末可用口頭報告。報告應當簡短和有切實的內容。接受報告的人應當負責把那些不當公佈的消息不至洩露，并負責把重要的報告，立即轉交相當的黨的領導機關。

當然，所有這些黨的報告，不應限於敘述報告人所做的事情，而應當包括在工作時間所考察的消息，對於我們鬥爭有意義的消息，特別是能機動我們將來活動的改變或改善的那些消息。同時應當提出那些在工作時候所感覺到必須改正的提議。在一切黨的支部中，黨團中和工作團中，所有向他們提出的報告，以及他們所要提出的報告，都應當加以討論。對於報告的討論，應成爲一種習慣。

支部和工作團應當留意使每個黨員或工作人員經常進行關於敵視組織，特別是
小資產階級的工人組織，首先是一社會一黨組織的活動的專門考察并提出關於這種
活動的報告來。

二 黨的紀律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經看見，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內沒有真正極嚴格
的鐵的紀律，如果他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羣衆最完備的和最不顧犧牲的擁護，即
是說，如果他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純潔的、肯犧牲的、有影響
的，能夠領導或吸引落後部隊的人們的擁護，那末，布爾塞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使
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

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新階級向比較強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最不顧
一切的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底反抗，因為他被人推翻（即使在一個國家內也

罷)的緣故而更加強十倍，他的勢力不僅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國際聯繫底強固，而且還在於習慣底勢力與小生產底勢力。因為小生產留存在世的，可惜還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每日，每時，不絕地，自然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果不作長期的，百折不回的，不顧生死的戰爭，如果沒有堅忍心，沒有紀律，沒有堅強的精神，沒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統一的意志去進行這種戰爭，那末，要取勝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的。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得勝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經驗，明白告訴一切不會思索或對此問題不曾思索過的人們說：無條件的集權與無產階級底最嚴格的紀律，乃是無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這個問題人們時常講到，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什麼條件之下這才有可能，人們却很少加以思索。除了向蘇維埃政權及布爾塞維克致歡迎辭外，難道不應當時常去極其鄭重地分析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夠養成革命無產階級所必需的紀律之原因嗎？

布爾塞維主義之成爲政治思想派別與政黨，是從一九〇三年開始的。只有布爾塞維主義整個存在時期的歷史，才能圓滿說明布爾塞維主義何以能夠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養成而且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裏首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紀律是靠什麼東西來維持的？是靠什麼東西來推驗的？是靠什麼東西來鞏固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靠牠的堅忍性，犧牲精神和英雄氣概。第二，是靠他善於同廣大勞動羣衆——首先同無產階級的羣衆，同時也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和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牠的政治的策略與戰路底正確，而且要使最廣大的羣衆根據自身的經驗確信這種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正能夠充當先進階級（以推備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內部之紀律是不能實現的。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整飭紀律的企圖，將不免流爲空談和虛妄。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工作，艱苦級

驗，才能造成；正確的革命理論，可以促進這種條件的形成，而這種理論本身也不是信條，這種理論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完全形成。

布爾塞維主義之所以能够養成最嚴格的、集中的與鐵的紀律，並且能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間異常困難的條件之下順利實現這種紀律，其原因只是在於俄國歷史上的許多特徵。

一方面，布爾塞維主義於一九〇三年是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只有這個……革命理論底正確，不但是由整個十九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證明，而且特別是由於俄國革命思想界的迷惑、遊移、錯誤和失望底經驗所證明。大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五十年內，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處在空前野蠻與反動的俄皇專制壓迫之下，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如渴思飲，他們用了驚人的奮勉精神與縝密態度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每一種「新發明」。俄國在半世紀裏，受到了空前的痛苦與犧牲，表現了空前的革命勇氣，牠表現難以設想的努

力，牠專心致志從事探究，牠在半世紀裏經過訓練、實驗、失望、審查，參照歐洲經驗等等磨折，牠真正受盡了千辛萬苦之後，才獲得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僑居國外，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其國際聯絡之頻繁，及其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形式與理論之熟悉，為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固的理論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布爾塞維主義，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七年）的實際歷史，這種歷史經驗的豐富，世界上沒有倫比。因為在這十五年内，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多的革命經驗，革命運動各種形式，合法的與非法的，和平的與激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組的與羣衆的，國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種種形式，彼此交替，都沒有這樣迅速和複雜。任何一國都沒有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積聚這樣多的現社會一切階級鬥爭的形式，方法以及鬥爭所帶的色彩；而且因為俄國的落後與俄皇政府的殘暴壓迫，這種鬥爭特別快地成熟起來了，特別迫切和順利地領會和採用了相當的歐美政治經驗的「新發明」。

三 自我批評

無產階級政黨之自我批評，在揭露和改正本身錯誤中去教育和訓練自己。

「不待說，自我批評是一個生氣勃勃的黨所絕對必要的。自滿自足的樂觀主義乃是最庸俗卑鄙的思想」（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三〇七頁）。「……只要一覺悟到自己的缺點，這在革命事業中就等於改正一大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六頁）。

1. 自我批評是布爾塞維克培養黨幹部和教育工人階級之方法 自我批評的口號並不是一種臨時的曇花一現的口號。自我批評是一種特別的，布爾塞維克的，用以提高黨員幹部及一般工人階級之革命意識的方法。馬克思就已經說過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當布爾塞維主義在我國產生時，在布爾塞維主義一開始成爲工人運動中特別的革命派別時，就開始

有自我批評。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春，當布爾塞維主義還未成爲獨立政黨，還同孟塞維克組織在一個社會民主黨內的時候，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列寧當時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就這樣說：

……他們（即馬克斯主義者底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內部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謀自己的方便，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本身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章句。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驚動，却能够不管這針刺而繼續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本身的缺點，這些缺點，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發展而被克服的。讓這些敵人老爺們也試把他們「黨」內的實況，表露出來罷，那怕就是稍許像我黨第二次大會記錄那樣明顯表露我黨實況也好！」（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因此，有些同志以爲自我批評是一個臨時的現象，是一種時髦的東西，如一切時髦貨一樣，很快就會過時，這是完全不對的。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塞維主義武庫

中所絕對不可少的，經常使用的武器，是同布爾塞維主義底本性，同布爾塞維主義底革命精神不可分離的一種武器。

人們有時說，自我批評，對於尚未執政而「無物可失」的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對於已經執政而受敵人包圍的黨是有害的，因為敵人可以利用對於該黨本身弱點的揭露來攻擊這個黨。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正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已取得政權，正因為布爾塞維克也許會因我國建設勝利而自誇自大，正因為布爾塞維克也許會看不見自己的弱點而助長敵人；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我批評在目前，在得到政權以後就特別必要。自我批評之目的是揭露和消除我們的錯誤，我們的弱點。……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只會使布爾塞維主義易於同工人階級底敵人作爭鬥，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自己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書上，關於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以後的狀況底這種特點，寫道：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擊度就是最重要和可靠的標準之一，

說：

以審查這個政黨是否鄭重其事和是否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的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鄭重其事的政黨之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在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他

「……無產階級不怕承認他自己在革命中某些事情牠做得絕妙，而某些事情却沒有做成功。向來所有一切革命政黨都已陷於滅亡，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却不會滅亡，其所以不會滅亡，是因為我們並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且學習怎樣消滅這些弱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到二六一頁）。

結論只有一個，如果不實行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確地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

革衆；而如果不是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就不會有布爾塞維主義。

爲什麼正在現時，正在當前這個歷史關頭，正在一九二八年，這個自我批評口號有了特別迫切的意義呢？因爲在現時國內外階級關係緊張，已比一兩年前暴露得更顯明了。因爲在現時，那些利用我們弱點和錯誤來反對我國工人階級的階級敵人陰謀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已比一兩年前暴露得更其顯著了。因爲沙哈亭煤井案件的教訓，鄉村資本主義份子搗亂糧食採辦工作的教訓，以及我們在規定計劃方面的錯誤，所有這些，都不能不，而且不應不引起我們的嚴重注意。若是我們想鞏固革命，想及時打退敵人，那我們就應該從速消除因沙哈亭煤井案件和糧食採辦工作困難而暴露出來的錯誤和弱點。若是我們不願一遇到各種「意外」和「偶然」事件就慌忙無措而中工人階級敵人的詭計，我們就應該從速把還未揭露出來而其實定然存在的弱點和錯誤揭露出來。如把這事情延擱起來，那就是幫助我們的敵人，加深我們的弱點和錯誤。但如果不擴展自我批評，不加強自我批評，不吸引千百萬工農羣衆來揭露和消除我們的弱點和錯誤，那就不能做到這一切。

因此，中央和中宣四月聯席會議上，關於沙哈亭煤井案件的決議是完完全全正確的，該決議上說：

「爲要保障所規定的辦法都能有成效的實行，其最主要的條件，就是要真正實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自我批評口號」。但是，爲要擴展自我批評，首先就須要把黨面前的許多障礙消除。所謂障礙就是：羣衆文化程度之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人材之缺乏；我們的辦事遲緩，「共產黨人誇大狂」以及其他等等。但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却要算是最嚴重的障礙之一，甚至可說是最嚴重的障礙。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組織中，都有官僚主義份子。這些官僚主義份子專門利用我們的弱點及錯誤來生存，害怕羣衆批評，害怕羣衆監督如烈火，妨礙我們擴展自我批評，妨礙我們消除自己的弱點和錯誤。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不僅僅是辦事遲緩和官僚文章而已。官僚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我們機關的表現。列寧說得對：

「……我們應該明白，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這個鬥爭也如

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鬥爭任務一樣，是很複雜的。我們國家制度中的官僚主義是已經成了大的弊病，以致我們的黨綱也提到牠，這是因為官僚主義是與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散漫性有關係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〇頁）。

因此，若是我們真想擴展自我批評，消除我們建設事業方面的毛病，那就須要用更大的決心反對我們各組織中的官僚主義。

因此，我們必須用更大的決心來發動千百萬工農羣衆自己起來批評，自己起來監督，作為剷除官僚主義的主要武器。

列寧說得千真萬確，他說：

「……如果我們想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那我們就須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種爭鬥……」因為，「要不是吸引工農，那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消除官僚主義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五至四九六頁）。

但是為要「吸引」千百萬羣衆，就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之中，首先是

在我黨內部，擴展無產階級的民主。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則自我批評就等於零，就會徒托空言。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自我批評，必須要能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能發展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能鞏固工人階級對於勝利的信念，能擴大他自己的力量，能幫助他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翁。

有些人說，若是有自我批評，那是用不着勞動紀律了，那就可以把工儕放着不做而去談天說地了。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污蔑工人階級。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的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的鞏固勞動紀律，而是要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能够阻擋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紀律。

另有些人說，若是有自我批評，那是再用不着領導了，那就可以離開船舵而一切「聽其自然」。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醜事。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的減弱領導，而是爲的加強領導，而是要把缺乏信心的紙上領導變爲真正有信心的切實領導。

但是還有另一種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會破壞黨性，會破壞蘇維埃政權之威信，會削弱我們的建設工作，會瓦解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幹部，會解除工人階級底武裝，會變成爲高喊什麼蠅化的空談。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反對派正是叫我們去實行這一種「自我批評」的。

不待說，黨所主張的自我批評是與這種「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的。不待說，黨是以一切力量 and 一切手段去反對這種所謂「自我批評」的。

應該把這種異己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所謂「自我批評」和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嚴格分清。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以加強黨性、鞏固蘇維埃政權、改善我們的建設工作、鞏固經濟工作人員幹部、加強工人階級底武裝等等爲目標的。

（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見「真理報」，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2,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自我批評之意義 資產階級革命，例如十八世紀的革命

，其勝利的進展較爲迅速，其中驚心動魄的事變，一樁比一樁迷人耳目；那時候，人們和景物，無不煥發異常，喜形於色；每天都有使人驚醉的事情發生。但這種現象是轉瞬即滅的，很快就登峯造極，於是社會就得經過一個長久的昏沉時期，然後才能從迷夢中蘇醒過來，細心領會牠那突飛猛進的果實。反之，無產階級革命，例如十九世紀的革命，則經常自己批評自己，有時候竟半途而廢，回到那恍惚已經走過的地點，以便然後重新做起；無情嘲笑頭幾次嘗試之半途性及其弱點或不中用；把敵人倒在地上，正好像讓敵人從地上吸取新鮮力量而比過去更有力地重新起來作戰；因感覺本身目標無限遠大，往往望洋興歎，一再退却，一直退到無路可退的時候爲止……。

（「馬克思選集」，第二卷，第二四九頁，摘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八五二年）。

……我們在這裏極其看重德國黨在鬥爭中所遇到的困難，同時也極其看重德國黨不顧這一切困難而達到的那種成績以及黨員羣衆向來所有的模範行爲。當然，在

德國所得到的每個勝利，也如其他任何國家所得到的勝利一樣，都使我們同樣高興，甚至還更高興些，因為德國黨一開始就是本着我們的理論而生長起來的。但正因爲如此，我們就特別注意，務使德國黨能實際工作，尤其是黨的領導者底公開活動，不致離開一般的理論。毫無疑義的，我們的批評對於許多人是不樂意的，然而平心而論，這種批評定能給德國黨以很大的益處：德國黨在國外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並不受本國紊亂的地方條件以及零星鬥爭事件所拘束，而隨時用現代各國無產階級運動所適用的理論來估量黨內的事件和黨的活動，把國外因這種活動而發生的感想反映出來，——這對於黨，自然要比任何非批評態度的恭維，有益得多。

（「馬克思選集」，第二卷，第四九六頁，摘錄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恩格斯給白伯里的信」）。

3. 列寧論自我批評 愈是多多考慮所謂民主會議底意義，愈是細心從旁去考察（俗語有云，旁觀者清）這種意義，那就愈會確信，我們黨參加這個會議，是犯了錯誤。本應該是抵制這個會議的。也許有人說，現在事後來追究這個問題，究竟

有何用處呢，已往的事，是無可挽回的。但是這種不理已往策略的觀點顯然是無根據的。我們向來總是斥責「得過且過」的策略，而且我們既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就應當斥責這種策略。片劑的勝利對於我們是不夠的。而且我們根本就不能以一時一日的打算為滿足。我們必須研究一切政治事件之整個鍊條，研究這些事件的因果關係，這些事件的結果，而來經常審查自己。我們分析過去的錯誤，就是學習如何避免現在和將來的錯誤。

……為要更明白說明抵制策略底客觀基礎，以及這種策略與階級相互關係的聯係，就可以這樣來觀察一九〇五年八月，一九一七年九月和一九〇七年六月這三個時期的形勢。壓迫者始終都是要欺騙被壓迫階級的，但是這種欺騙底意義在各個歷史時機是各不相同的。決不可以根據壓迫者欺騙人民的事實來規定策略，必須全般分析階級底相互關係以及非國會鬥爭和國會鬥爭底發展而來規定策略。

參加「預備國會」的策略是不對的，這個策略不適合於客觀的階級相互關係，不適合於客觀的時局條件。

當時本應抵制民主會議；而我們却沒有這樣做，這是我們大家的錯誤，但錯誤不是無可救藥的，只要我們誠心願意去擁護羣衆革命鬥爭底利益，只要我們認真考慮策略底客觀基礎，我們就一定能改正我們的錯誤……。

……先進階級的戰鬥黨是不怕有錯誤的。最可怕的是固執錯誤，恥於承認和改正錯誤。

（「列寧全集」，二十一卷，第二一五頁，第二一八至二一九頁，「政論家底日記」，一九一七年）

如果有共產黨員以爲可以不犯錯誤，不要有退却，不要再三改正未做好和做得不對的事情，而就可以完成這種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創舉」，如第成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尤其是在小農國家裏），那樣的共產黨員可說是一定已經不可救藥了。共產黨員並不要作思想，也並不悲觀失望，而是保持實力和靈活性以便「重新開始」去應付極困難的任務，只有這樣，共產黨員才不失其爲共產黨員（而且一定不會失其爲共產黨員）。

（「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一頁，「政論家底時評」一九二二年）。

4. 及時揭露錯誤是布爾塞維克領導之最重要的原則。同志們，這並不是說，我們黨裏就沒有缺點了。不，缺點是有的，而且是有嚴重的缺點。讓我來簡單說說這些缺點罷。

例如就拿黨組織對於經濟機關和其他各種組織的領導來說罷。這裏是否一切都很好呢？不是的，並不是一切都很好的。不僅是在各地方，而且在中心裡，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藉所謂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的現象。比如某個組織裡的負責工作人員張三，犯了極重大的錯誤，把事情弄壞了；但是李四却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為李四不願意同他「結怨」。犯了錯誤，弄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個不犯錯誤呢？我今天寬恕他。他明天就會寬恕我。因為那裏能担保我自己不也會犯錯誤呢？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好！寬容錯誤就會壞弄我們的大事麼？不要緊！總可以過得去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工作人員底普通論調。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全世界制度的，照馬克思

底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爲着某些同志底安寧而放棄自我批評，那就只能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座中喊聲：「對啊！」）鼓掌。

（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處之一，就是牠自己批評自己的，牠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這一個指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底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按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隱瞞自己的錯誤，正好似把我黨皮膚上的瘡毒打進我黨身體的內部——那末，究竟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的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顧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消除掉，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這難道還不明白嗎？我們如果不去誠懇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無法前進，無法改善我們的事業，無法使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勝利，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嗎？要知道我門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前進的。不是的，同志们，在我們這裏，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內的各種矛盾；在我們這裏，有過去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

有將來的東西，在他們中間有矛盾存在；所以我們還不能一亂風顛地在生活浪潮中前進。我們是在鬭爭中，在矛盾的發展中，在克服這種矛盾，揭發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前進的。當階級還存在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好了，現在什麼都很好了。同志們，無論如何這是不會有的。在我國實際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死亡；但是這些舊東西，決不願意隨便就死亡的，而是拚命想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持他那已經腐朽的事業。在我國實際生活中，總是有新的東西降生着，而這些正在降生的新東西，決不是隨隨便便降生的，而是大喊大叫地爭取他那生存的權利（座中喊聲：「對啊」鼓掌）。新東西和舊東西間的鬥爭，垂死者與新生者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國發展底基礎，我們如果不以布爾塞維克應有的精神，去誠懇地公開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那就等於自斷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想前進的。正因為我們是想前進，我們就應當把誠實的革命自我批評作為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就不能發展。但是恰巧在這一切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大好。而且，人們往往因為得到某些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

忘記掉，反而怡然自得，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有兩三次的大成功——就以爲百事大吉了；再有兩三次的大成功，就洋洋自得而目空一切了。可是錯誤和缺點却依然存在，於是有害的瘡毒，便會深入到我們黨的身體內部去。

（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對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見「大會速記錄」，第七〇至七二頁，一九二七年）

5. 根據幹部本身的錯誤來訓練幹部——這是什麼意思呢？

列寧曾教訓我們，誠懇地揭露黨的錯誤，研究產生這種錯誤之原因，指出爲改正這些所必要的辦法，乃是正確訓練和教育黨的幹部，正確訓練和教育工人階級勞動羣衆之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這就是說，布爾塞維克之義務，不是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是躲避關於自己的錯誤之問題，好似我們這裡所常見的一樣，而是誠懇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誠懇而公開指出改正這些錯誤之辦法，誠懇而公開改正自己的錯誤。

我們不能說，我們的很多同志都是樂意這樣做。可是布爾塞維克，如果真是自

己不愧爲布爾塞維克，就應當有勇氣來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揭發產生錯誤之原因，指出改正錯誤之辦法，並這樣來幫助黨給自己的幹部以正確的訓練和正確的政治教育。因爲只有在這條道路上，只有公開而誠懇的自我批評的環境中，才可以造就真正的布爾塞維克幹部，才可以造就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領袖。

且舉兩個例子，來證明列寧這個原理之正確。

例如，拿我們以前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錯誤來說。你們大概記得，一九三〇年，當時我們的黨員同志，竟想在什麼三四個月內，就把引導農民轉入集體農莊建設道路的這一個極複雜的問題，完全解決；當時我們黨的中央，曾不得不約束這些陷入迷途的同志。這曾是我黨生活裏最危險的時期之一。當時的錯誤就在於我們黨員同志竟忘記了集體農莊建設之自願原則；竟忘記了絕不可用行政的強制手段使農民轉入集體農莊的道路；竟忘記了集體農莊建設所要求的，不是幾個月的工夫，而是幾年的、仔細和考慮週到的工作。他們忘記了這一點，而且曾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你們大概記得，當時，中央曾指出這種因有勝利而頭腦發昏的毛病，並警告

地方同志，叫他們不要忽略實在環境而跑得太前；——中央這種指示，曾遇到很大的反抗。可是，雖然有這種反抗，而中央却始終以中流砥柱的清神反骨冠冕潮流，並把我們的黨員同志引入正軌。結果怎樣呢？現在誰也看得清楚，我們黨終於如願以償，而把我們的黨員同志引入正軌。現時，我們有好幾萬個從農民中間培養出來的、從事於集體農莊領導的出色的幹部。這些幹部，乃是根據一九三〇年的錯誤而訓練和教育出來的。可是，如果當時我們黨沒有覺悟到自己的錯誤和沒有及時加以改正，那我們現在就不會有這樣的幹部。

另外一個例子，便是工業建設方面的例子。我所指的就是我們沙哈亭暗害事件時期的錯誤。我們當時的錯誤，就在於我們沒有注意到我們工業幹部之技術落後的全部危險，我們當時容忍了這種落後現象，曾想藉助於敝視我們的專門家來開展廣闊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事業，這樣，就使我們的經濟幹部只能做一種不好的、坐在資產階級專門家旁邊的監督人。你們大概記得，當時我們的經濟幹部，曾如何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曾如何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技術落後，曾如何難得領會「精通技

術」的口號。結果怎樣呢？事實證明，「精通技術」的口號，是發生了效力，並給予了良好的結果。現在，我們已經有幾萬和幾十萬個很出色的布爾塞維克的經濟幹部，他們已精通了技術，並推動着我們的工業前進。可是，如果我們黨在當時是選就了那些不願承認自己技術知識落後的經濟工作人員之頑強態度；如果我們黨在當時沒有認識自己的錯誤，沒有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那末在現時，就不會有這樣的幹部。

有些同志說：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是不適當的，因為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就會被我們的敵人看作我們是軟弱無力，會被我們的敵人所利用。同志們，這是無關緊要的，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恰巧相反，我們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誠懇改正這些錯誤，適足以加強我們黨，提高我們黨在工人、農民以及勞動智識份子中間的威信，加強我國之力量與威勢。而這正是主要的。只要是工人、農民、勞動智識份子與我們一塊，那末，其餘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另外有些同志說：若是我們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那結果，並不能教育和鞏固

我們的幹部，而是使其削弱，使其解體；他們說：我們應當憐惜和愛惜我們的幹部，我們應當憐惜他們的面子和愛護他們的安定。因此，他們主張掩飾我們的同志之錯誤，減弱批評力量，而最好是根本不過問這些錯誤。這種立場，不僅是根本不正確，而且極端危險，而尤其是對於他們所想「憐惜」和「愛護」的那些幹部有危險。用掩飾幹部所犯錯誤之方法來憐惜和保護幹部，這就一定會戕害這些幹部。如果我們在一九三〇年沒有揭露我們當時所犯的錯誤，並根據這些錯誤來訓練我們自己的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業幹部，那我們就一定會把這些幹部戕害了。如果我們在沙哈亭暗害事件時期，沒有揭露我們的同志當時所犯的錯誤和沒有根據這些錯誤來訓練我們自己的布爾塞維克的工業幹部，那就一定會把這些工業幹部戕害了。誰要是想用掩飾我們的幹部所犯錯誤的方法，來憐惜他們的面子，那他就會既戕害幹部，又戕害幹部之面子，因為他既掩飾他們的錯誤，就使他們容易重復犯出新的，也許更嚴重的錯誤，這些新錯誤，一定會把這些幹部弄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結果，使他們的「面子」與「安定」，都化為烏有。

6. 揭破右傾機會主義者對於自我批評的曲解 今天我們接到了斯列普科夫同志關於自我批評的提但。這個提綱原來在你們研究組會議上已經討論了。研究組員告訴我，說這個提綱發出的目的並不是要批評中央路線，而是要給中央路線以理論上的根據。如果否認黨員有批評中央路線之權，這是不對的。而且我還認為你們研究組員甚至有權在自己研究組內用自己特別的提綱來同中央的立場相對立。但是，斯列普科夫同志底提綱之目的，大概不是要批評中央路線或用什麼新的路線來同中央路線對立，而是要解釋中央立場，並給這種立場以理論上的根據。斯列普科夫同志底提但在莫斯科黨組織內有幾許的流行，其原因大概就在於此。

但是，或者說正因爲如此，我就認爲應當聲明：第一，斯列普科夫同志底提綱，並不與中央對於自我批評口號的立場相符合；第二，這個提綱是「改正」和「補充」中央立場，因而自然是把中央立場弄壞而爲我們機關和組織中的官僚主義份子謀方便。

A 首先，斯列普科夫同志提綱底立場就根本不對。斯列普科夫同志底提綱只在

外表上是像自我批評口號的提綱。實際上，他的提綱乃是斷定自我批評口號含有危險性。不待說，每一個革命口號在實施時都有遇到某種曲解的可能。自我批評口號當然也有這種可能。但如把這種可能當作問題底中心，當作自我批評提綱底基礎，——那就是完全顛倒是非，就是損害自我批評底革命意義，就是幫助官僚主義者，因為官僚主義者正因為害怕自我批評底「危險性」而躲避這種自我批評。我相信，我們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中的官僚主義份子讀罷斯列普科夫同志底提綱後，是一定感覺快意的。

這種立場同中央對於自我批評問題的立場，同中央和中監四月聯席會議對於沙哈亭煤井事件的決議，同中央關於自我批評問題的六月通告等，是否有絲毫相同之點呢？

我認為是沒有的。

B 斯列普科夫同志底提綱，按其內容說來，也是不對的。我們組織中的官僚主義，就是使自我批評成爲必不可免的最嚴重因素之一，而同時也就是自我批評底最

重要對象之一，如果不去同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作鬥爭，那是否能向前進展呢？是不能的。如果不去同我們組織中的官僚主義作堅決鬥爭，那是否能組織羣衆監督，提高羣衆底自動性和創造性，吸收千百萬羣衆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呢？是不能的。如果不去實行自我批評口號，那是否能打破、削弱和剷除官僚主義呢？是不能的。如果在說明自我批評口號的提綱上不說明官僚主義問題，不說明官僚主義乃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壞因素，乃是自我批評之最重要對象之一——，如果不去說明這點，那是否可以呢？顯然是不可以的。那末斯列普科夫同志在自己提綱上竟不提起這個迫切問題，這是什麼原因呢？怎麼可以在目的是要給中央立場以理論根據的自我批評提綱上，忘記自我批評最重要的任務，忘記同官僚主義作鬥爭的任務呢？但事實却是：在斯列普科夫同志底提綱上沒有一語道及（簡直是沒有一語道及）我們組織中的官僚主義，沒有一語道及這些組織內部官僚主義份子，沒有一語道及我們黨組織和蘇維埃機關的工作中官僚主義的毛病。

這樣輕浮對待最重要的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態度，是否可以與中央對於自我批

評問題的立場，與中央和中監四月聯席會議關於沙哈亭煤井事件的決議，或中央關於自我批評問題的六月通告，彼此相容呢？

我認爲是不可以的。

此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

（斯大林同志給共產主義學院黨建設問題研究組組員的信，見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共產主義青年團真理報」）。

第五章 黨的鞏固

一 思想鬥爭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黨內鬥爭這個問題。這一個鬥爭並不是從昨天纔開始的，到現在還正繼續着。要是從本黨產生之日，即從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小組之形成起，來觀察本黨的歷史，並研究本黨以後發展各個階段以至於今日，那末，我們的黨史就是一部黨內許多矛盾鬥爭的歷史，是一部征服這些矛盾而在征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來逐漸鞏固本黨的歷史！這並不算甚麼過甚其辭。或者有人以為俄國人嗜好鬥爭，喜歡爭辯，愛鬧意見，所以他們黨的發展就需要征服黨內各種矛盾。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問題並不在於嗜好鬥爭啊！這是由於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

而這些分歧是在黨的發展過程與無產階級鬥爭過程中所發生出來的。問題正是在這裏！只有爲擁護這個那或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了確立這個或那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法而鬥爭，——只有這樣，纔能征服這些矛盾。在時事政治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可是，假使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原則上的分歧，那末，任何的妥協，任何的「中間」路線，都無濟於事了。在原則性質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線。不是這些原則應該成爲黨的工作基礎，便是那些原則應擺在黨的工作基礎上。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線」，抹煞分歧的「路線」，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線」，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線」。

目前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是怎樣生活和發展的呢？在他們黨裏是否有黨內矛盾和原則上的分歧呢？自然，是有的。他們是否揭穿這些矛盾？是否努力在黨員羣衆面前公開將這些矛盾征服下去呢？不：自然不是的。社會民主黨的實際便是將這些

矛盾和分歧掩蓋隱藏起來。社會民主黨的實際乃是將自己的代表會和代表大會變成一些慶祝的宴歡大會，假面跳舞之場，設法掩蔽和掩飾內部的分歧。可是，這些嘉餐盛會，只是閉塞了人民的頭腦，使黨在思想上陷於貧困，此外便一無所得。這也就是西歐社會民主黨崩潰的原因之一，昔日曾為革命的政黨，現在呢，已變成改良主義的政黨了。

同志們，我們却不能够這樣生活與發展的。「中間」路線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日趨於腐化的政黨的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成為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甚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

我們的黨史乃是一部征服黨內矛盾而拚命在征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鞏固本黨隊伍的歷史，這一個原理，在我們全部過去歷史中都能得到証明。

就拿第一個時期，「火星報」或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期來說，當時在我們黨裡，第一次發生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的分歧；結果，我們黨內領袖分成了

爾部分：布爾塞維克（列寧）與孟塞維克（普列哈諾夫，阿雪洛德，馬爾託夫，查蘇里契，頗得勃索夫）。列寧當時是單身獨漢。當時，要是你們知道的話，對於那些「不可復得」而離開了列寧的人物，你們會要哭得九死一生了！可是鬥爭實際和黨的歷史証明了，這一個分歧是有其原則的基礎的，這一個分歧是誕生和發展真正革命的與真正布爾塞維克主義政黨所必需的階段。當時，鬥爭的實際表明了：第一，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質量；第二，問題不在形式上的一致而在這個一致要有其原則的基礎。歷史告訴了我們，列寧是對的，那些「不可復得」的人物是完全不對的。歷史表明了，不將列寧與「不可復得」的人物之間的矛盾征服下去，那末我們就不能創造出真正革命的政黨。

又拿其次一個時期，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這個時期來說，當時，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這兩個政綱完全不同的營壘，依然在一个黨裏彼此互相攻擊。當布爾塞維克已處在本黨形式上破壞的前面，他們爲了堅持我們革命的路綫，不得不召集自己的非常的代表大會（第三次大會）。黨之布爾塞維克部分當時何以能站得上風，以

甚麼東西來取得了大多數黨員們的同情的呢？這就是因為這部分布爾塞維克不掩蔽原則的分歧，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孤立孟塞維克的方法來征服這些分歧。

其次，我還能引證我黨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這一個時期，即一九〇七年這個時期，當時有一部分布爾塞維克，所謂「召回派」以波克唐諾夫爲首領，離開了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是在本黨生活中一個危急的時期。這個時期，有許多布爾塞維克老幹部人材都離開了列寧和列寧的黨。孟塞維克當時高着嗓子大叫布爾塞維克的死亡。可是，布爾塞維克主義並沒有死亡；而一年半來鬥爭的實際證明了：列寧和列寧黨進行堅決鬥爭以征服布爾塞維克隊伍中的矛盾，這完全是正確的。這些矛盾之被征服下去並不由於掩蔽了事，而是將這些矛盾揭露出來，公開地和他們鬥爭以謀本黨的福利。

其次，我還能引証本黨發展歷史的第四個階段，即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二年這個時期，當時，布爾塞維克將被沙皇反動勢力所破壞了的黨恢復了起來，把取消派都趕出黨外去了。這裏和過去的一切時期一樣，布爾塞維克之能夠恢復和鞏固本黨，

並不是因為他們掩藏了和取消派之間的原則分歧，而正是因為他們能夠揭穿這些分歧而加以征服。

我再可以舉出本黨發展的第五個階段，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這一時期，當時，一部份布爾塞維克，以布爾塞維克黨內幾個有名領袖居其首，發生了動搖而不想進行武裝暴動，認為這個暴動是一種冒險事業。誰都知道，布爾塞維克服了這一個矛盾，也並不是因為他們敷衍了這些分歧；而是他們爲了十月革命，會對那班人作過公開的鬥爭。鬥爭的實際表明了，若不征服這些分歧，那末，我們會使十月革命陷於危急的境地。

最後，還可指出我們黨內鬥爭發展過程中以下的各個時期，布列斯特的和約時期、一九二一年職工會問題論時期及其他各時期，不過這些你們都已經知道，用不着我來多說了。誰都知道，在所有這些時期，也和在过去各時期一樣，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過程中發展與鞏固起來的。

由此，可以得出甚麼結論呢？

從這裏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這就是說，以鬥爭來征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本黨發展的規律。

有人能夠說：這個規律是蘇聯共產黨內的，可是對於其他的無產階級政黨，却全不適用。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對一切比較大的政黨的發展都適用得着的規律（姑無論蘇聯無產階級政黨也好，西歐各國政黨也好）。若是在小國小政黨裏，還可這樣或那樣地模糊黨中的分歧而隱蔽於一人或數人的威信之下，那末，在大的政黨中以其有各種不同的區域，則經過征服黨內的矛盾以發展黨，乃是發展與鞏固的必須因素。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此地，我想來引證恩格斯一段富有威信的話：他與馬克斯一塊指導過西歐的無產階級政黨，不止十年。這是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事，當時，德國有反對社會主義者的特殊法律存在，馬克斯和貝格斯僑居倫敦，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海外秘密機關報「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是指揮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培恩斯坦當時還是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者（還沒有來得及跑到改良主義者

方面），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許多日常迫切的政治問題，恩格斯常與他有信往來。請看恩格斯致培恩斯坦信中說些甚麼（一八八二年）：

「很明顯地，大國一切工人政黨，只有在黨內鬥爭中，與辯證發展律全相適應時，才能發展起來。德國黨之有今日，是在愛桑拉哈派與拉薩爾派之間的鬥爭中（在這裏，這一個衝突是表演了主要的作用）發展起來的。祇有當拉薩爾有意蒙養起來而用為自家工具的那些賤徒一個一個敗亡之後，黨的一致，才有可能，可是從我們這方面，太過於匆忙，不等到他們的敗亡，就和他們一致起來。在法國呢？人們雖然拒絕了巴枯寧的理論，可是還繼續着巴枯寧的鬥爭方法，他們想將運動的階級性質來為自己的社會目的而犧牲。首先就必須把這些人打倒，然後才會有一致之可能。不然，在這些條件下，想來宣傳一致，簡直是愚不可及。道德上是傳道說教，並不能預防幼稚的病症，在目前的條件之下，這些病症是應加以醫治的。」（請看

「馬克斯和恩格斯文庫」第一卷三二四——三三五頁）

因為，恩格斯在別處又說（一八八五年）：

「在任何時候，沒有誰可以把矛盾着長期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鬥爭來解決。」（見同書三七一頁）

我們黨內矛盾的存在，及我們黨祇有以鬥爭征服這些矛盾的過程中才能發展起來，其原因所在，首先就該這樣來解釋。

但是，這些矛盾與分歧是從何處來的，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矛盾，是在下列三種情形中產生出來的。

這些情形是什麼呢？

第一，是在階級鬥爭環境中，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散佈其影響，無產階級中那部份最不堅決的階層（也就是指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堅定的階層），常受此影響而向其投降。絕不能以為無產階級是完全與社會孤立而逍遙於社會以外的東西。無產階級是社會的一部份，有千索萬緒將他和社會上許多不同的階層來聯繫着。而黨又是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因此之故，黨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脫離他和資產階級社會許多不同的階層間的聯繫而不受其影響。資產階級及資產

階級思想之影響往往深入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資產階級的意識、道德、習慣和情緒，往往經過那部份與資產階級社會這樣或那樣聯繫着的無產階級階層，而深入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第二，是因為工人階級成份之複雜，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階層。我想，可將無產階級分為三個階層：

第一個階層：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牠的後心及經常幹部，這就是「血統」的無產階級羣衆而早與資產階級破壞了一切聯繫了的。這一個無產階級階層最馬克斯主義之最可靠的石柱。

第二個階層，這就是不久從非無產階級中出身，由農民、小資產階級隊伍及知識份子中出身的。這種階層，僅在不久以前才跑入無產階級的隊伍，而將自己的習慣、嗜好、動搖都帶到工人階級裏面來。這一個階層最一切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和「超左派」之最便當的基礎。

最後，第三個階層，這就是最工人貴族、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是無產階級中生

活上最有保障的一部份，他們總是希望和資產階級妥協，其主要心理，便是巴結世界上最權貴人物而「自謀其位」。這個階級正是一切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最適宜的基礎。

這末尾兩個工人階級階層，雖然他們相互間外表上有些分別，可是他們多少還是代表一個共同的開地，培養着一般的機會主義；在工人貴族的情緒佔上風時就要產生公開的機會主義；而在那些還沒有和小資產階級完全斷絕關係的半小資產階級情緒佔上風時，便要產生一種以左的辭調掩蔽起來的機會主義。「趨左」情緒常要公開的機會主義的情緒一致，這一個事實並沒有什麼奇怪。列寧屢次說過，「趨左」反對派乃是右派的孟塞維克的，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反對派的另一方面。而這個是完全正確的。要是「趨左派」來幹革命，僅是等待着革命在明天就能勝利；那末很明顯的，假使革命一下子擱淺，停滯起來，而不能在明天就得到勝利，則這一些「趨左派」自然就應該陷於絕望之境，對革命會灰心失望起來。

自然，在階級鬥爭發展中每一個轉變關頭，在這個鬥爭每一次加緊與困難加強

之下，無產階級各個階級間的觀點，習好和情緒之差別，必然立刻反映到黨內來，引起許多分歧的意見；而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又必然使這些分歧更加激烈起來；無產階級政黨內的鬥爭，便是跑出這個分歧的出路。

這些就是黨內矛盾與分歧的根源。

是否可以躲避這些矛盾和分裂呢？不，不能夠的。若有人以為可以躲避這些矛盾，這就是自己欺騙自己。恩格斯說得對：沒有人能夠把矛盾長期掩蔽起來，矛盾須由鬥爭來解決。

這並不是說，黨應當變成一個爭辯的俱樂部。反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而且應該是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我想要說的，就是我們不應該來躲避黨內這些分裂，閉着眼睛，看不到黨內這些分歧，假使這些分歧是帶有原則性的話；我想要說的，就是祇有實行爲了原則路線的鬥爭，才能使無產階級政黨免於資產階級的打擊和影响。我想要說的，就是只有征服了黨內的分歧，才能使黨達到能康與堅固的地步。

二 清除機會主義份子

黨是因為消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機會主義的份子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許多農民，小資產階級份子，智識份子都不斷地無產階級化，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同時無產階級底上層份子中發生腐化過程，這些份子主要地是由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豢養的工會家和議員們。列寧說過：「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級或『工人貴族』，就他們的生活方式，工資數量和他們整個的世界觀看來，都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的（不是軍事的）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是資本家階級所僱用的工人傭僕，是改良主義和大國主義底真正執行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派別，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底精神，腐化和猶疑底精神；他們主要地也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和瓦解現象的來源。是使黨的組織渙散和使黨內發生爆裂的來源。如果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一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這就是陷於背腹受敵的地位。因此無情地同這般份子鬥爭，將他們趕出黨外，就是與帝國主義作有成效的鬥爭的先決條件。

主張以黨內思想鬥爭的方法來「征服」機會主義份子的這種理論以及主張在「黨底範圍內來「消除」這些份子的這種理論，都是腐敗的和危險的理論，這種理論有使黨陷於痲痺和終身殘病的危險，有把黨交給機會主義者蠶食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失掉革命政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失去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內有了馬爾託夫與唐恩，波特列索夫與阿雪洛德這般人，牠就不能夠走上大道，不能夠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我們的黨已經能夠創立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自己隊伍底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牠能夠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能夠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

和孟塞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和鞏固底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大國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爲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過：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孟塞維克，那末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爭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顯然是原則的問題。這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明白證實了……。在俄國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假使會時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仍舊會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一定就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爲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時機，不僅把那些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都拉底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者正在動搖過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消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那可以成爲甚至於有益處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

作最慘酷的鬥爭的時候，黨內最小的動搖都可以斷送一切，可以破壞革命，可以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為這政權還未穩固，因為對於這政權的進逼還過分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這不是減弱，而是又加強黨，又加強工人運動，又加強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到四六四頁）。

三 黨的統一

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底存在。爭得和保持專政，要是沒有一個因為有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底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麼，黨內的鐵的紀律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意見鬥爭底可能。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且容許批評和容許黨內意見的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

。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認為要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為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但是到了意見鬥爭已經完結，批評已經結束，決議已經通過以後，全體黨員意志統一和行動底統一，就是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則無論統一的黨，無論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在現在這個緊張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中間，才能完成自己的責任，就是如果黨的組織是最集中化的，如果黨內統治着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如果黨的中央是具有廣泛的全權的，具有權力的威信機關，爲全體黨員所信任的機關」（請參看「加入共產口際的條件」）。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中，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應當這樣說，而且更應當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政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

候)，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可是，從這裏就可看到，派別組織底存在，是與黨底統一及黨內嚴的紀律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示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等於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等於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當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和不同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第二國際的黨，是可以主張派別組織自由主義的，因為牠們根本就不需要嚴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把自己的工作建築在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任務基礎上的黨，是既不能容忍「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的。黨是意志底統一，牠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底行動和黨內權力底分散。

因此，列寧會「根據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無產階級專政成功底基本條件——這個觀點，解釋了派別組織底危險性」，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曾把這個解釋寫在「關於黨底統一」的這個特別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曾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行動」和「立刻解散一切根據各種政綱形成起來的團體」（請參看「關於黨底統一」的決議案）。

原书空白

第六章 幹部

一 幹部決定一切

是否能夠說：我們的人都完全瞭解和覺悟這個新口號底偉大意義呢？我想不能這樣說。否則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就不會有人時常用太不成樣子的態度去對待人們，去對待幹部，去對待工作人員。「幹部決定一切」這個口號，要求我們的領導人員，對於我們的工作人員，對於無論在那一方面做工作的「大」「小」工作人員，表現出最關切的態度，很懇懇地栽培他們，當他們需要扶助的時候，就去幫助他們，當他們表現幾次成績的時候，就去獎勵他們，提拔他們上進等等。然而在實際上我們常常看見人們用一種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的，而且簡直太不成樣子的態

度去對待工作人員。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就往往有人不去研究人員，不去研究了他們以後，才來位置他們，而往往把人們東拋西擲，如同拋擲棋盤上的小卒一樣。看重機器並報告我們在重工業工廠和輕工業工廠裏有多少技術品，這已學會了。可是用同樣的熱情來報告在某一個時期內我們培植了多少人材，我們怎樣幫助了工作人員，使他們在工作裏有了長進和受到鍛鍊，我却沒有見過這麼一回事。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個緣故在於我們還沒有學會器重人材，器重工作人員，器重幹部。

講到這裏，我回想起我在西比利亞充軍時的一個故事。這回事情發生在春天，在漲水的時候。三十個人去到河裏，撈取波濤洶湧的大河所沖下來的木頭。黃昏時候，他們回到村莊裏，但是缺少一個同伴。第三十個人在那裏呢，對於這個問題他們冷淡地回答說：第三十個人「留在那裏」。我問：「怎麼會留在那裏？」他們用同樣冷淡的態度回答說：「那慶要問什麼，當然是淹死了。」當時，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忙於到什麼地方去，他說：「要去給母馬喝水。」我責備他們，說他們憐惜人還不如憐惜牲畜，其中有一個人出來回答而得到其餘人的贊同，他說：「人麼，我

們爲什麼要憐惜人呢？我們隨時可以製造人。可是母馬……你例試一試製造一匹母馬。」（全場歡動）你們看這一個例子，也許牠是不十分重要的，可是牠是一個標本的例子。剛才說過的遙遠西比利亞所發生的故事中，曾表現人對人的一種奇異態度，我覺得我們有些領導人員對待人材，對待幹部所採取的冷淡態度以及他們不會器重人材的習慣，乃是上面所講的人對人的那種奇異態度所留下的殘餘。

因此，同志們：如果我們要很有效地消滅人材缺乏的現象，並且使得我們國家有充分數量的，能夠推動技術前道並使技術動作起來的幹部，那麼，我們首先應當學會器重人材，器重幹部，器重有利於我國共同事業的每個工作人員。末了，應當瞭解：世界上所有的寶貴資本中：最寶貴的和最有意義的資本乃是人材，乃是幹部。應當瞭解：在我們現時條件之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的工業中，農業中，運輸業中，軍隊中將有良好的和人數衆多的幹部，那麼，我們的國家就不會被人戰勝。要是我們沒有這種幹部，我們就會寸步難行。

我們話說完了，讓我舉起這杯酒，慶祝我們紅軍學院畢業生底健康和進步！希

望他們在領導和組織國防的事業上一切都順利！

同志們！你們在最高學府畢業了並在那裏受了初次的鍛鍊。可是，學校——這只是預備的階段。幹部底真正鍛鍊要在活的工作中，在學校以外，在與困難作鬥爭中，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才能取得。同志們，要記得：只有這樣一種幹部才是好的，這種幹部不害怕困難，這種幹部不迴避困難，反之，他們前去迎接困難，以便克復和消滅困難。只有在與困難作鬥爭中才能鍛鍊出真正的幹部。如果我們的軍隊有充分數量的真正的受過鍛鍊的幹部，那末，牠就成爲不能被人戰勝的軍隊。

二 幹部政策

同志們！如果沒有能夠實行決議的人，那末，我們的最好的提綱決議都會成爲一紙空文，因此，幹部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然而可惜得很：在同志們發言討論的時候，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個問題。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討論了七天，各國許多代表，一概說了話。

但是只有幾個人順便講到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底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黨在自己的實際中還絕對沒有感覺到：幹部、人材、是決定一切的。他們不會像斯大林同志教訓我們的那樣培養幹部，「如同園丁培植可愛的菓樹一樣」，不會「器重人材，器重幹部，器重每一個有益於我們共同事業的工作人」。

因為我們在鬥爭中經常損失我們一部分最寶貴的幹部，所以，尤其不可輕視幹部問題。因為我們不是一個科學研究會，而是經常在火線上戰鬥的運動。我們的最努力的，最英勇的和最覺悟的份子站在前列作戰。敵人所要摧殘的，正是他們，正是這些先進份子，敵人殘殺他們，把他們囚禁在監獄裏，趕進苦工營，嚴刑拷打他們，尤其是在法西斯國家裏。因此，我們特別必須經常補充，培植和教育新起的幹部和努力保存現有的幹部。

現在，幹部問題之所以特別重要，還因為在我們的影響之下，統一戰線底羣衆運動，日益發展，這種運動產生出成千累萬的新起的無產階級的積極份子。同時要

知道，現在加入我們黨底隊伍的，不僅有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運動的、年輕的革命份子，革命的工人；而且，過去的政治民主黨員和積極份子，也往往走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應當特別注意這些新幹部，尤其是在秘密黨裏，尤其是因為這些理論程度很低的幹部，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常常遇到他們自己必須解決的、極嚴重的政治問題。

正確的幹部政策問題，對於我們黨，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對於一切羣衆組織，對於整個革命工人運動，都是最迫切的問題。

什麼是正確的幹部政策呢？

第一，必須熟悉自己的人材。在我們的黨裏，照例都是沒有經常考察自己的幹部。只是近來，法國共產黨和波蘭共產黨，以及東亞方面的中國共產黨，才在這方面達到相當的成績。德國共產黨，在轉入秘密狀況以前，也曾經着手考察自己的幹部。這些黨底經驗告訴我們：一開始考察人材，就發現了以前所沒有看出的工作人員，而在另一方面，就開始肅清了思想上和政治上有害的異己份子，不必多說，只

要拿法國謝勞拉和巴爾伯兩人的例子來看就夠了，這兩個個人，放在布爾塞維克的顯微鏡下照了一下，却原來是階級敵人底奸細，於是就開除了黨籍。在波蘭以及匈牙利，因為實行審查幹部的緣故，也發現了奸細的巢穴；發現了努力暗殺黨的敵人走狗。

第二，必須正確提拔幹部。提拔幹部，不應當是偶然的事情，而應當成爲黨底經常工作之一。如果提拔幹部僅僅由察險的觀點上來着想，而不顧到這個被提拔的共產黨員與羣衆有沒有聯繫，這是不好的。提拔幹部應當同時顧到被提的人執行黨的某種職務是否適當；被提拔的幹部在羣衆中是否有聲望。在我們黨裏，有過成效卓著的提拔例子。例如，在我們代表大會底主席團裏坐着西班牙的女共產黨員多洛列斯同志。兩年以前她還在下層工作。在與階級敵人初次交鋒時，她就表現自己是一個很好鼓動家和戰士。後來提拔她到黨底領導機關工作，她就表現自己是一個最稱職的領導人。（鼓掌）

在其他幾個國家中，我也能够指出這一類的例子。

但是，一直到現在，提拔幹部的工作，都多半是無組織的、偶然的、因此不是經常得到好結果。有時候，甚至於有人提拔清談家，說大話的人，說空話的人，簡直有害於事的人，去做領導者。

第三，必須善於利用幹部。應當找到和利用每個積極份子底寶貴長處。盡善盡美的人，是沒有的；應當利用現時所能利用的人，改正他們的弱點和缺點。在我們黨裏，往往非常不正確地利用優秀的、忠實的共產黨員，不會因材施教；而其實如果利用這些優秀的、忠實的共產黨員去做更加適宜於他們的工作，那末，他們一定能夠貢獻很大的益處。

第四，必須正確地分配幹部。首先應當使得在運動底基本環節裏有堅強的、與羣衆聯繫着的、由羣衆裏產生出來的、有創作精神的和意志堅定的人；在最大的中心城市裏，應使這一種積極份子完全够用。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把幹部由一個中心調到別一個地方，是很不容易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調動幹部，往往遇到許多阻碍和困難，例如經濟困難，家庭關係等，應當顧到和設法克服這些困難，可是，我

們的黨，却總是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

第五，必須有系統地幫助幹部，仔細指導幹部，用同志態度監督他們，糾正他們的缺點和錯誤，給他們以具體的日常的領導。

第六，必須注意保存幹部。有必要時，必須善於及時把幹部調到後方去，派新幹部去代替。我們應當要求各國黨底領導機關極端負責地保存幹部，尤其是在秘密黨裏面（鼓擊）。爲要正確保存幹部，同時還必須最認真地組織黨內保守秘密的工作。在有些共產黨裏，許多同志認爲他們的黨，既然已經按照死板的公式，在形式上，實行改組，於是就算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安然轉入秘密狀態。但是我們曾經遇到這樣的現象，就是真正的改組，只是在轉入秘密狀態以後，在受到敵人底直接嚴重打擊的時候，才開始進行，因此我們曾不得不受到很大的損失。你們記得：德國共產黨之轉入秘密狀態，是支付了怎樣高貴的代價！今天還是合法存在而明天也許會喪失合法存在權利的共產黨，應當把這種令人痛心的經驗，當作嚴重的警告，當作今後工作的殷鑑。

我們黨一定要有正確的幹部政策，才可以盡量開展和利用現有的幹部，并且由羣衆運動裏，這個取之不竭的幹部泉源裏面，源源不絕地吸取新興的和優秀的積極份子。

我們應當根據什麼基本標準來挑選幹部呢？

第一，我們的幹部應當是對工人階級事業抱無限忠心，對於黨抱無限忠心，並且已經在戰鬥中，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在與階級仇敵作鬥爭時，證明自己實在抱有這種忠心的。

第二，我們的幹部應當與羣衆有極密切的聯繫——每時每刻注意羣衆底利益，深知羣衆底情感、情緒和需要。黨部組織底領導者之威信，首先就應當建築在這樣的基礎上，就是要羣衆覺得他們是自己的領袖，羣衆根據自己的經驗深信他們有能力來充當領導者，相信他們在鬥爭中有無限決心和犧牲精神。

第三，我們的幹部應當善於在複雜的環境中獨立決定方向並不怕負責解決問題。誰要是怕負責任，誰就不是領導者。誰要是不會表現創作精神，誰要是想——我

只執行別人指定我做的事情，誰就不是布爾塞維克。只有這樣一種人才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這種人在失敗的時候，不張皇失措，在勝利的時候，不驕傲自誇，這種人在實行決議的時候，表現百折不回的精神。在幹部必須獨立解決具體鬥爭任務，並覺着自己對這件事情負完全責任的時機，他們就最容易發展，最容易長進。

第四，我們的幹部應當有遵守紀律的精神，並且是在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中，在與一切離開布爾塞維主義路線的傾向作不調和的鬥爭中，受過布爾塞維主義的鍛鍊的。

同志們！這就是正確挑選幹部底必要條件，我們應當特別着重指出這些條件之必要，尤其是因為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之中，有些人往往寧願用一些只是會寫漂亮文章，說漂亮話，不離做事情，不能作鬥爭的人；却不願意提拔真正的優秀同志，這些優秀同志，也許寫得沒有那樣好，說得沒有那樣漂亮，可是却有堅定的意志、創作的精神、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繫、善於進行戰鬥而且還善於引導別人去鬥爭。（鼓

（掌）。關門主義者，信條主義者，清談主義者，把忠實的羣衆首領，真正工人的領袖排擠掉的事實，難道還少麼？

我們的領導幹部，應當知道他們自己應當做什麼工作，同時還應當具備有布爾塞維克的堅定精神，革命的品格和意志來實現這種工作。

同志們！在講到幹部問題時，我要說一說紅色救濟會在工人運動幹部方面所應起的巨大作用。紅色救濟會底組織，對於被監禁者及其家屬，政治僑民，受追究的革命者和反對法西斯蒂的人，給了很大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援助；各國工人階級成千成萬的最寶貴的戰士底生命和戰鬥能力，都因為有這種援助而能挽救和保存。我們每一個會坐過監獄的同志，都曾經直接感到紅色救濟會活動底極大意義。（鼓掌）。

紅色救濟會，因為做了這許多工作，已經博得成千累萬無產者以及革命農人和革命知識份子底愛戴，戀慕和深深的感激。

在目前這時候，因為資產階級的反動變本加厲，法西斯主義日益猖獗，階級鬥

爭日益加劇，所以紅色救濟會底作用也非常增長。現在，紅色救濟會應當把自己變為所有資本主義各國（法西斯專政國家也在其內，當然要注意到這些國家底特別條件。勞動者底真正羣衆的組織。紅色救濟會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人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底「紅十字會」，變成反對法西斯主義、為和平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勞動階級軍隊底「紅十字會」；牠的組織，應當包括幾百萬幾千萬勞働大衆。要使紅色救濟會能夠順利地完成自己的這種任務，牠就應當有成千成萬的積極份子，人數衆多的幹部，即紅色救濟會的幹部，這種幹部底性質和能力，都適合於這個非常重要組織底特別使命。

說到這裏，我們便應當十分嚴厲和十分堅決地說：如果在一般工人運動中，官僚主義、漠不關心的待人態度，已經是非常有害，那末，在紅色救濟會工作中，這種態度，那就等於犯罪了（鼓掌）。在監獄中苦工營裏受苦的工人階級戰士，受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所犧牲的份子，政治僑民及其家屬，應當從紅色救濟會底組織中負責人那裏，得到最周到的和最關切的照料。（長時間的鼓掌）。紅色救濟會應

當更好地去瞭解和執行自己的任務，去援助無產階級運動和反法西斯運動底戰士，保證無產階級運動幹部在精神和肉體方面的安全。加入紅色救濟會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人，應當時刻感覺着他們在工人階級面前以及在共產國際而前所擔負的重大責任，感覺着自己應該有成效地履行紅色救濟會底使命和任務。（鼓掌）

同志們，大家都知道：在鬥爭過程中，在克服艱難險阻的鬥爭中，以及好的和壞的例子，都是訓練幹部的最好機會。我們有幾百個幾千個例子，可以表明，在罷工時，在示威時，在監獄中，在法庭上的模範行為。我們成千成萬的英雄，但是，可惜我們也有不少惡劣例子，如意志薄弱，動搖不定，甚至於臨陣脫逃的現象。可是，同志們時常忘記這兩種例子，不去貶惡揚善，以期教育幹部，不讓自己的幹部知道究竟什麼應當效法，什麼應當排斥。我們應當研究同志們和工人積極份子，在階級衝突時，在警察審問時，在監獄和苦工營裏，在法庭上等等的行為。從這中間，應當得出優良的例子，應當選擇直待以法的模範，應當斥責腐敗的、非布爾塞維克的、庸俗的東西。自從萊布齊審案發生以來，我們有許多同志在資產階級和法

西斯蒂法庭上的發言，這些發言表明，我們所有的、人數衆多的、十分瞭解布爾塞維克在法庭上所應有的精神的幹部，是正在發育，日益增加。

但是甚至我們這次大會代表中間，是不是很多人詳細知道羅馬尼亞的鐵路工人案，德國被法西斯殺頭的庶黎支案，保加利亞革命士兵底案子，以及表現了最好的無產階級英勇模範的其他許多案子呢？（掌聲雷動，全場起立）

應當大事宣傳這種無產階級英勇精神的優秀模範，應當褒揚這種模範，以便使我們隊伍中以及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意志薄弱、庸俗以及各種腐化和軟弱的行爲，對之相形見拙，醜態畢露；應當極廣泛地利用這些模範去教育工人運動底幹部。

同志們！我們黨的領導工作同志時常說：沒有人，做宣傳鼓動工作的人不夠，辦報的人不夠，做工會工作的人不夠，做青年工作，做婦女工作的人不夠。人不够用，人不够用，沒有人。

爲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引證列寧底一段爲時已久，但萬古長新的至理名言：

「沒有人，可是同時又是人很多。人很多，是因為工人階級和日趨複雜的社會階層，一年一年產出不斷加多的心懷不滿的；願意實行反抗的人……可是同時又是沒有人，因為……我們缺少富有組織才幹的幹部以便進行廣泛的，統一而有條理的工作，來利用每一種，甚至於極小的力量」。〈請看列寧著：「做什麼？」俄文版「列寧全集」，第四卷，第四五九頁。〉

列寧這一段話，我們是應當深深領會，應當把牠當作日常的指示，切實執行。人很多；只是應當在我們自己的組織內，在罷工和示威的時候，在各種工人羣衆組織中，在統一戰線機關內，物色他們；在工作 and 鬥爭過程中教育他們；適當地安插他們，使他們能夠真正裨益於工人事業。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是做事業的人。在我們面前擺着極大的實際任務，我們應當進，實際鬥爭來反對資本的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應當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共產黨的幹部，正是因為負有這種實際任務，所以必須用革命理論武裝起來，因為正好象斯大林同志，這個革命事業最偉大的能

手，教導我們的一樣，理論使實際工作人能够決定方向，能够明白認識前途，在工作時有把握，相信我們事業一定會勝利。

但是真正的革命理論，却是與各種空洞的理論主義，與各種華而不實的敷衍抽象定義的把戲，水火不相容的。列寧曾經再三說過：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們的幹部之需要這種理論，正好像需要糧食，需要空氣，需要茶水一樣。

誰如果願意真正消滅工作裏的死板的公式主義，有害的咬文嚼字的習氣，誰就應當與羣衆一起和領導羣衆來進行實際的奮鬥的鬥爭，就要努力領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學說，領會這個強有力的、效用無窮的、萬能的、布爾塞維主義的理論。（鼓掌）

說到這裏，我認爲必須特別使你們注意我們的黨校工作。我們的學校所應培養的，並不是書獃子，清談家，和引證專家。不是的！由黨校畢業的，應當是爲無產階級事業而鬥爭的實際工作的先進戰士。先進戰士之所以先進，不僅是由於他們比

別人更勇敢，更有不怕犧牲的決心，而且由於他們比普通工人看得更遠，比普通工人，更知道勞動者底解放道路。共產國際各支部：不應當遷延耽擱而應當立即認真辦理黨校，以便把黨校變為鍛鍊這種幹部。這種戰士的冶爐。

我認爲，我們黨校底基本任務就在於：教導在校的黨員和團員，使他們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應用到該國的具體環境中去，應用到具體條件中去，應用到反對當前的具體的敵人而不是反對「一般的」敵人的鬥爭上去。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所必須研究的，並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底字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底生動的革命的精神。

在我們的黨校中可以用兩種方法來培養幹部！

第一種方法就是：用抽象的理論來培養人材，給他們灌輸一大堆乾燥知識，教他們用美麗詞藻起草提綱和決議，只是順便涉及該國實際問題，該國工人運動，工人運動底歷史，工人運動底傳統以及該國共產黨底經驗。實在只是順便涉及！

第二種方法，就是要學生在學習理論時，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底根本原則時

，必須實際研究本國無產階級鬥爭底具體問題，以便他們後來回去做實際工作的時候，能夠獨立決定方向，能夠自己獨立的實際組織者，領導者，能夠引導羣衆去作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

並不是所有在我們黨校裏畢業的學生都是有用的。很多空洞的詞句，很多抽象觀念，一肚子的書本氣味；滿口的皮毛學識。而我們所需要的，却是實在的、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羣衆組織者和領導者。我們在今天所迫切需要的，就是這一種人材。就算這種學生不能起亞美麗的提綱（雖然我們也很需要能起亞美麗的提綱的人），但是應當會組織和領導，不怕困難，會剷除困難。

革命的理論，是革命運動之綜合起來的經驗；共產黨員在自己的國家中，所應當精密利用的，不僅僅是國際工人運動其他隊伍之以往的經驗，而且是目前鬥爭的經驗。然而正確利用經驗，這並不是機械地把現成鬥爭形式和方法由一種條件搬到別一種條件中去，由一個國家搬到別一個國家中去；而這一種機械搬運，在我們這裏是數見不鮮的。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甚至於就是蘇聯共產黨底工作形式和方法

，也不可以機械模仿，因襲抄寫；如果你這樣模仿和抄寫，好像我們在實際中所時常看見過的一樣，那末就不管你的主觀志願如何好，也只能有害於事，而不會有益於事。正是根據俄國布爾塞維克底經驗，我們應當學習怎樣靈活地和具體地在反對資本的鬥爭中，來把唯一的國際路線應用到每個國家的特別環境中去。我們應當學會毫不留情地排斥，鄙棄和號召全體民衆來譏笑各種惡習，例如：說空話，拘守成規，咬文嚼字以及信條主義等等。

同志們！應當學習，應當時刻學習，每一步，在鬥爭過程中，在自由時和在監獄裏，都要學習。學習和鬥爭——鬥爭和學習。應該領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學說，同時還應當具備有斯大林做工作和作鬥爭時的堅忍精神；斯大林的毫不調和的對階級敵人和反對離開布爾塞維主義路線的份子的原則精神，斯大林的毫不害怕困難的精神，斯大林的革命實際主義。（大鼓擊）

三 非黨幹部

現在讓我來作一些個別的說明。首先就說到農村中的我們的黨員。你們中間有黨員，但是非黨員更多。在這次大會上非黨員比黨員多些，這是很好的現象，因為首先須要吸收來參加我們事業的正是非黨員。有些共產黨農用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對待非黨員底集體農莊莊員。但也有一些共產黨員，他們擺着黨員的架子，不准非黨員接近自己。這是不好而且是有害的。布爾塞維克底力量，共產黨農底力量，就在他們善於把千百萬非黨極份子團結於我黨的周圍。我們布爾塞維克，如果過去不會爭取千百萬非黨工農對黨的信仰，那就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勝利。但要爭取千百萬非黨工農對黨的信仰，就須要什麼呢？須要使黨員不致與非黨員隔絕，須要使黨員不致閉塞於自己的黨的甲殼之內，須要使黨員不要擺着黨員的架子而要顧到非黨員底意見，須要使黨員不僅要教導非黨員，而且，從非黨農那裏學習。

不要忘掉：黨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記着：各個黨員過去有個時候本身也是非黨員。今天他是個非黨員；而明天他會成爲黨員。其實這有什麼架子可擺？我們老布爾塞維克中間，有不少的人在黨內作了二三十年的工作。但須知我們曾有一個時候自己也是非黨員哩。假使在二三十年以前，當時的黨員會賤視我們而不惹我們接近黨，那我們當時的情形怎樣呢？我們當時也許和黨再隔離了幾年。但須知我們老布爾塞維克並不是些最壞的人呀，同志們。（聽衆笑容滿面，不斷鼓掌）

因此，有時瞧不起非黨員的那些黨員，現在那些年輕的黨員，應該記着這一切情形，應該記着：使布爾塞維克有聲有色的不是傲慢，而是謙遜。

四 對待黨員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我們的某些做黨工作的同志，對於個別黨員之命運所採取的那種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的漠視態度，對於開除黨員之黨

籍或恢復黨員之黨籍問題所採取的那種形式主義的、官僚主義的漠視態度。這是因為我們的某些做黨的領導工作者，犯有一個毛病，就是缺少對人、對黨員、對工作人員之關注。而且他們並不考察組織內的黨員，不知道他們如何生活，如何發展，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人員。因此，他們就缺乏以分別對待的標準去對待每個黨員、每個黨務工作人員的態度。而正是因為他們在估計黨務工作人員的時候，沒有遵守分別對待的標準，於是，他們通常都是輕意從事，不是籠統而不權衡輕重地褒獎他們，便是籠統而不權衡輕重地糟踏他們，成千成萬地把他們開除出黨。這樣的領導者，動不動就是以萬數為單位，而不屑於關注什麼「個別的單位」，而不屑於關注個別黨員，而不屑於關注個別黨員之命運。在他們看來，開除什麼幾千幾萬個黨員出黨，根本就算不得什麼，却反而安慰自己道：我們黨的黨員人數既有兩百萬之多，那末開除幾萬個人出黨，是不能對黨發生任何影響的。可是，只有實際上極端反黨的人，才能如此對待黨員。

因為有以這種漠視態度來對待人、對待黨員、對待黨務工作人員的結果，所以

在一部份黨員裏使用人工造成一些心懷不滿的情緒和憤憤不平的心理，而托洛茨基兩面份子，便乘機抓着這些憤憤不平的同志，並巧妙地把他們拖到托洛茨基陷害勾當的泥坑中去。

托洛茨基份子，就其本身說來，從來也未在我們黨內有過什麼大的勢力。請你們回憶回憶一九二七年在我們黨內所發生的最後一次辯論吧。這次辯論，會是真正的全黨公決。當時在我們黨內共有八十五萬四千黨員，參加表決的，有七十三萬。其中表決贊成布爾塞維克的，就是說贊成我黨中央而反對托洛茨基份子的，共達七十二萬四千之多；而贊成托洛茨基份子的，却不過四千，就是說，約近千分之五；表示懷疑的，有兩千六百。有十二萬三千黨員沒有參加表決。他們之所以未參加表決，或是因為在旅程中，或是因為在工作中。如果對於贊成托洛茨基份子的四千萬，再加上所有表示懷疑的票數，——假定他們也是同情托洛茨基份子的；其次如果除此而外，還加上那沒有參加表決的票數之一部份，——假定其中有一部份也是同情托洛茨基份子的，而且即令不按通例只取其中千分之五，而是取其中百分之五，

即是說：約近六千黨員，那末結果所得，這樣或那樣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總共也不過一萬二千黨員，你們看，這就是托洛茨基老爺們之全部力量。除此而外，如果你們還注意到一點，就是在這一萬二千人中間，很多人早已對托洛茨基主義表示失望並離開了他，那你們就能明白知道托洛茨基份子的力量是如何渺小了。而如果雖然如此，托洛茨基暗害份子終究在我黨週圍找得一些後備力量，那末，這是因為我們的某些同志，對於開除黨籍和恢復黨籍的問題，採取了不正確的政策，因為我們的某些同志，對於個別黨員和個別工作人員之命運採取了漠視態度，而正是因為他們採取這樣的不正確的政策和不正確的態度，於是他們就用人工造成了一些心憤不滿和憤憤不平的人，這樣給托洛茨基份子造成這些後備力量。

在開除黨員之黨籍時，大部分都是以前所謂消極為藉口。什麼叫做消極呢？原來人們認為如果某一黨員，沒有精通黨綱，那末，他就是消極份子，應被開除黨籍。可是，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決不可以這樣咬文嚼字地了解我們的黨章。為要精通黨綱，非身為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經考驗和富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不

可。我可不知道，我們的黨員當中是否有很多人已經精通我們的黨綱，已成爲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富有理論修養和久經鍛鍊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再繼續照這條道路走去，那末，我們就會只能把智識份子和學者留在黨內。誰需要這樣的黨呢？我們有受過審查的、備受一切考驗的、列寧的黨員定義。這個定義就是：凡承認黨綱、繳納黨費、並在某一個黨組織內工作者，皆得爲黨員。請你們注意，在列寧的定義裏所說到的，並不是精通黨綱，而是承認黨綱。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絲毫用不着證明，在這裏，有理的是列寧，而不是我們的黨務工作同志，而不是我們的那些妄談什麼精通黨綱的黨務工作同志。這本來就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黨所持的出發點，是認爲只有那些已經精通黨綱、已成爲富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同志才得爲黨員，那末，我們黨就不會在自己黨內設立成千的黨課組，成百的黨校，讓黨員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幫助他們精通我們的黨綱。很明顯的，我們黨之所以在黨員中間組織這樣的黨校和黨課組，正是因爲我們黨知道黨員們還沒有來得及精通黨綱，還沒有來得及成爲富有理論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

因此，爲要糾正我們對於黨員資格問題和開除黨籍問題的政策，就必需消除現有的那一種荒謬絕倫的關於消極份子問題的見解。

可是，我們在這一方面還有另一種錯誤。問題在於我們的同志根本就不承認處在兩個極端之間的正軌。只要某一個工人同志，某一個黨員，稍微犯了一點過失，遲到了一兩次黨員會議，因某種原因沒有繳納黨費，人們就立刻把他逐出黨外。誰也不注意他所犯過失的程度，不到會的原因，未繳納黨費的原因。在這些問題上所表現的官僚主義，簡直是空前未有的。不難懂得，由於這種漠視政策的結果，許多很好的工人幹部，優秀的斯塔漢諾夫者，竟被拋出黨外。難道在開除黨員之黨籍以前，不可以給以預告；而如果要預告無效，難道不可以給以勸告或警告，如果這仍然無效，難道不可以給以改正錯誤的期限；或者萬不得已時，難道不可以將其由正式黨員轉爲候補黨員，而並不一下子就開除其黨籍嗎？當然，本來是可以這樣做的。可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用關心態度，對待每個人，對待每個黨員，對待每個黨員之命運。而這一點正是我們的某些同志所缺少的。

同志們！已經應當，而且早已應當消滅這種豈有此理的現象了。（鼓掌）

第七章 黨的領導

一 黨與羣衆的關係

(一)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裡的黨和工人階級

在上面，我已經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牠的階級內容方面，牠的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由牠的那些應當在整個歷史時期，所謂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去完成破壞的和建設的任務方面，講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應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構造方面，從牠的「結構」方面，從牠的那些「聯繫帶」、「槓桿」以及那個「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這些東西底總和便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列寧底話），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藉着

這些東西來實現的——方面，來講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這些「聯繫帶」或「槓桿」呢？什麼是這個「指導力量」呢？爲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聯繫帶就是無產階級底這樣的一些羣衆組織，如果不藉助於這些組織，就不能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就是牠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種聯繫帶，槓桿與指導力量，都是無產階級所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無產階級在牠爭奪勝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的和有武裝的資產階級前，便會成爲沒有武裝的赤手空拳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爲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爲鞏固自己的政權的鬥爭中，在爲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便會遭受必不可免的先敗。這些組織底有系統的援助和先鋒隊底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多少長久

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底職工會及其中央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及其他的組織。職工會聯合着所有一切職業底工人。這不是黨的組織。職工會可以說是包括我們這裏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底全體工人的組織。是共產主義底學校。把自己隊伍中的優秀份子提拔出來，作所有一切管理部門裏的領導工作。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牠把工人羣衆與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聯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無數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及其他的國家的組織，更加上無數的自動的勞動羣衆團體，這些團體幫助着這些組織並使這些組織與人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城市中和鄉村中所有一切勞動者底羣衆組織。這不是黨的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來實行的。無產階級對於

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的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三，這就是所有各種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的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這種組織把他們聯合起來，最初是使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聯合起來，然後就使他們以生產者資格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闊建設底時期，這種組織便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牠便利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羣衆間的聯繫，並造成一種吸收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可能性。

第四，這就是共產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但牠是很接近於黨的。牠的任務就在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青年。牠替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羣衆組織，造就一些供給所有一切管理部門工作的青年後備隊。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底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極，這就是無產階級底政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牠的力量，就在於牠把無

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級織中的所有一切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收集在自己的隊伍裏面來。牠的任務就在統一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裏的工作，並指導牠們的行動，使其向着同一的目的走，向着解放無產階級的目的走。而聯合牠們和指導牠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走，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領導無產階級羣衆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統一和指導無產階級底羣衆級織裏的工作，祇有無產階級底政黨，祇有共產主義者底黨，才能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者底這個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非黨的級織有直接的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級織能夠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級織；第三，因為黨既然是造黨工

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連結起來」（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底話）。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列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底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國家事業方面，把黨和這些勞動羣衆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地是農民生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是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把黨與農民羣衆聯繫起來；共產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底使命是：幫助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青年和培養青年的校備幹部；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的領導力量，牠的使命就是領導所有這些羣衆組織；——這就是專政「結構」級一

般狀況，「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底一能狀況。

如果沒有黨，沒有這個基本的無產力量，那末，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來，如果用列寧底話來說，那末「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敏捷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經過這個機關，黨與階級及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這個機關，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着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夠或者應該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的羣衆級組織。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黨並不是直接地來實現專政的，牠是藉助於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聯繫帶」，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如果沒有一些能夠使先進階級底先鋒隊與這階級底羣衆們聯繫起來，使

這階級和勞動羣衆們聯繫起來的「聯繫帶」，那是不能實行專政的」……「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那是不能實現專政的，那是不能執行國家的職能的。爲要實現這些職能，就必須要經過許多也是新式樣的特別機關：就是經過蘇維埃的機關。」

（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五頁和第六十四頁）。

比方，在我們蘇聯這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應當把這樣一件事實看作黨領導作用底最高的表現，這事實就是我們的蘇維埃的或其他的羣衆組織，在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的時候，都要根據黨底指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牠的先鋒隊底「專政」，是牠的黨底「專政」，因爲黨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領導力量。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田納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了解的一樣。他認爲，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

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而且真的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當工人階級遭受着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展自己的人才的時候，工人政黨底最大的特點，正是在於這政黨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祇能團結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在無論那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真正覺悟的工人，祇是佔全體工人底少數。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才能够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而果然田納爾同志說他是政黨底仇敵，而同時又主張由工人階級中少數最有組織和最革命的份子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實際上是沒有什麼意見分歧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可是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底專政和黨底領導作用（黨底「專政」）之間放一個等號呢？可以將前者與後者看作一個東西呢？可以將後者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當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蘇林同志就說過「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請參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十五頁）。這個說法類然是

把「黨底專政」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從列寧主義底立場上看來，可不可以認爲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事情是正確的呢？是不可以的。這是因爲：

第一，在我們剛才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的講演中引來的一段話裏面，列寧絕對地沒有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他祇是說，「祇有覺悟的少數（就是說政黨，——斯大林註），才能够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說「在實質上就是」，這還不是說「完全就是」。我們常常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而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包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底範圍就等於民族問題底範圍，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就是一個東西。顯然用不着證明，民族問題底範圍是比農民問題廣泛些和豐富些。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也應當和關於這個例子所說的一樣說。如果黨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在這個

意義上，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底「專政」，那末，這不是說，「黨底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彼此一樣的東西，前者底範圍就等於後者底範圍。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底範圍是比黨底領導作用底範圍廣泛些和豐富些。黨實現無產階級底專政，但牠所實現的正是無產階級底專政，而不是什麼別的專政。誰將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底「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底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底無論那一個重要決議，都一定要根據黨的領導的指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的領導的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呢？當然不是。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再加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行，再加上民衆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這裏顯然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原素。因此，在黨底領導的指示與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之西、還存在着許多東西，這就

是：被領導者底意志和行動，階級底意志和行動，牠是否有決心去擁護這些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執行這種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依照環境底需要而實行這些指示。顯然用不着證明：負有領導責任的黨是不能不顧到：被領導者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不能不注意到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相同的東西，誰就是用黨的指示來代替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勝利的和已經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鬥爭」（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這個階級鬥爭可以表現在什麼地方呢？牠可以表現在無產階級為反對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底襲擊，或反對外顯資產階級底干涉起見而進行的許多武裝鬥爭中。在無產階級政權沒有鞏固的時候，這種階級鬥爭可以表現在國內戰爭中。在政權鞏固以後，牠的表現，就是無產階級進行廣大的組織的和建設的工作，並吸收廣大的羣衆來進行這種工作。在有這些情形之下，行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黨，僅僅一

個黨，單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藉階級底援助來進行所有這些鬭爭的。黨照例祇是領導這些鬭爭，而牠所以能够領導這些鬭爭，祇是因為牠有階級底援助。因為，黨不能包括階級，不能代替階級。因為，無論黨底領導作用怎樣重要，黨始終還祇是階級底一部份。因此，誰將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便是用黨來代替階級。

第四，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底直接當權的先鋒隊，就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但是，這還不是說：黨可以超過國家政權，不要國家政權而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可以超過蘇維埃，不超過蘇維埃而來統治國家。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和國家政權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是，牠並不是國家政權，並且不能把牠和國家政權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說：「我們底黨是一個當權的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與黨的『上層』混合起來，在我們這裏，他們現在是混合的，而且將來還會是混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八頁）。這種說法

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這段話底意思絕對不是說：我們的那些整個的廠誰埃機關，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底機關，黨能够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可以把黨和蘇維埃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底系統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與第十五頁）。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黨就是國家政權，黨與蘇維埃是一個東西。有幾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那些包括有幾百萬人——黨員及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央的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是黨不能夠而且不應該用自己來代替他們。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那個組織在蘇維埃裏的和受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所實行的」；「黨底一切工作都是經過蘇維埃——蘇維埃把屬於所有一切職業的勞動羣衆都聯合起來——進行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到一九四頁）。專政「需要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而實現」（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四頁）。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來

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是一個國家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包含着暴力的概念。如果確切地理解了專政這個名詞底意義，那末沒有暴力，便不會有專政。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五頁）。所以，如果說黨底專政對於無產階級的關係，同時又把這個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那末這就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指導者、領袖與教師，而且應當是一種對本階級實行暴力的國家政權。因此誰將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暗中以為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暴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是完全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底信任不是用暴力可以取得的，暴力祇能消滅工人階級底信任；而要黨有正確的理论，黨有正確的政策，黨對工人階級的忠實心，黨與工人階級羣衆的聯繫，要黨有決心，有才幹去說服羣衆來相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口號，——只有這樣，黨才能取得工人階級底信任。

從所有這些話裏面，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樣的結論呢？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一，列寧用黨底專政這兩個字時，他並不是指專政這兩個字底原來意思（依着暴力的政權），而是假借這兩個字底意思，就是說指領導底意思。

二，誰把黨底領導及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曲解列寧底意思，很錯誤地以對整個工人階級施行暴力的職能，歸之於黨。

三，誰把那些實際上為黨所沒有的，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就違背了先鋒隊和階級間的，黨和無產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基本要求。

這樣一來，我們就直接碰到了關於黨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關於工人階級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了。

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這種相互關係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信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該仔細聽聽羣衆底意見；牠應該極力注意羣衆底革命本能，牠應該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根據這種實際來檢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因此，黨不僅應該教育羣衆，而且應該從羣衆那裏學習。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該一天一天地取得無產階級羣衆對牠的信仰，黨應該以自己的政策和作品，來造成羣衆對牠的擁護，黨不應該命令羣衆，而首先就要說服羣衆，幫助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認識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政策；因此，黨應該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與教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的關係，就是破壞他們的「相互信任」，就使得無論是階級底紀律，無論是黨底紀律，都受到破壞。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毫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威信

的，能够領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末，布爾塞維克不但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集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列寧往後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裡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但是，黨是怎麼取得階級底這些信任和擁護的呢？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鐵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牠是在什麼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呢？

請看列寧關於這點所說的話吧：

「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審查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他們對革命的忠實心，堅毅性，犧牲精神，英勇精神。第二，是由於他們能與極廣大的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階級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且在某現程度上，可以說與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性，政治的戰略與策略底正確性，而且還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使極廣大的羣衆們都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相信這個正確性。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在革命的政黨內，就是說在担任有推倒資產階級和改造全社會的使命的先進階級底政黨內，便不會有紀律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一切要建立紀律的企圖，都一定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笑話。而從另一方面說來，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產生的。只有長久的工作，困苦的经验，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些條件易於造成，而這個理論本身，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

的運動底實際發生密切聯繫時才能形成起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

列寧繼續說道：

「爲要戰勝資本主義，那末，在領導的黨(共產黨)，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與羣衆(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總和)中間，就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牠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牠是包含革命階級底一切優秀的代表，如果牠是由完全覺悟的忠實的、受堅持的革命鬥爭底經驗所教育過和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如果這個黨能將自己和本階級底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並且經過這個階級去與全體被剝削的羣衆聯繫起來和得到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底完全的信任，祇有這樣的黨才能够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極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底一切勢力。從另一方面說，祇有在這樣的黨底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革命進攻底全部勢力，完全打消那爲級很少的被資本主義所腐化的工人貴族，舊有的工聯主義者以及合

作運動領袖等等底不可第的反感和反抗；祇有在共產黨底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全部力量，而牠的這種力量，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底原故，是比牠在人民總數中所佔的份量大得不可計量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一五頁）。

從這段引證裏，應該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黨底權威和工人階級中間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鐵的紀律，不是靠威嚇或黨底「無限」權力建立起來的，而是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擁護建立起來的；

（二）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並不是一下子就造成的，並不是藉着對工人階級施行的暴力壓迫手段造成的，而是全靠黨在羣衆中的長期工作，黨底正確的政策，全靠黨善於根據羣衆自身底經驗說服他們，使之相信黨的政策之正確，全靠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善於引導工人階級底羣衆；

（三）沒有黨比那種為羣衆底鬥爭經驗所證實了的正確的政策，沒有工人階級

底信仰，就沒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四) 如果黨得到階級底信仰，如果黨的領導是真正的領導，就不能把黨和黨的領導拿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因為要是沒有一個得到工人階級底信仰的黨底領導，黨底「專政」，就不能有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要是沒有這些條件，那黨底權威和鐵的紀律，或者就是一句空話，或者就是強和冒險。

不可以把無產階級專政拿來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是講到多少鞏固的與完全的專政，而不是過去那樣，例如巴黎公社那樣的不完全的和不鞏固的專政。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處在工作底一條線上的，是在一個方向內行動的。

列寧說：

「只要提出問題來發問『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領袖底

黨)還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就可以證明這個提問題的人底思想是糊塗到了驚人的和沒有止境的地步……。大家都知道，羣衆分成爲階級……。通常，或在大多數情形中，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底管理人，照例都是多少比較穩固的一批有信心的，有影響的，有經驗的，被選出來担任最重要的職務的所謂領袖們……，把問題弄到一般地將羣衆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這就是荒謬和愚蠢到可笑的地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八和一九九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種正確的原理，是從這樣的前提出發的，就是：先要在先鋒隊與工人羣衆之間，黨與階級之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牠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就是：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是所謂常態的，還是在「相互信任」底範圍以內。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如果黨與階級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都被違背了，那時又將怎樣呢？如果黨自己開始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階級

對立，違背自己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的基礎，違背「相互信任」的基礎，那時將怎樣呢？這樣情形一般地是不是可能的呢？是的，是可能的。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

(一) 如果黨開始不靠自己的工作與羣衆底信任，而靠自己的「無限」權力來在羣衆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二) 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對，而牠却不願重新審查和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 如果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可是羣衆還沒有達到領會這個政策的程度，而牠却不願或者不會等待，不讓羣衆得到機會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信服黨底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好些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之所以沒落和消散了，都是因為牠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之一，而有時連三個都一起違背了。

可是，從這裏可以知道，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的

觀點，只有在以下的情況中間，才能認為是正確的，就是：

(一) 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不是了解為原來意思上的專政（「依賴暴力的政權」），而是了解為黨底領導，這個領導絕不使用暴力去對付整個階級，去對付牠的大多數；而列寧就正是這樣了解的；

(二) 如果黨有根據做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即是，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適合階級底利益；

(三) 如果階級，如果階級底大多數都了解這個政策，接受這個政策，由於黨底工作而信服這個政策之正確，信任和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會引起黨與階級間的衝突，引起牠們彼此的分裂，引起牠們彼此的對立。

可不可以用強迫力量來強迫階級接受黨的領導呢？不，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不能是多麼長久的。如果黨想依舊是無產階級底黨，牠就應當知道，牠首先和主要地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教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

革命」這本小冊子裏面關於這點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這先鋒隊能够奪取政權和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和組織新制度，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這件事情上做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教師，領導人，領袖」。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不正確，如果牠的政策與階級底利益相衝突，是不是可以認為牠是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依舊做領導者，牠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糾正這個錯誤。為證實這個原理起見，至少可以從我們黨底歷史中引證這樣的事實，如取消糧食徵收制時期，這時工農羣衆顯然表示了不滿意我們的政策，這時黨就實行，公開地和誠實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取消糧食徵收制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所說的話：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公開說，農民是不滿意我們與他們被

此間相互關係底現有形式的，他們是不願意要這種形式的，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的。這是無容爭辯的。他們的這種意志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份勞動民衆底意志。我們應當顧計到這一點。而且我們是這樣清醒的政治家，以至於能夠公開說：讓我們來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修改一下罷」（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雖然在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政策，由於（比方說）階級底政治落後，而還沒有得到階級底信仰與擁護，如果黨由於（比方說）串變還沒有成熟，而還沒有能夠說服階級使之相信黨底策略是正確的；既然是這樣，那末是不是可以說，黨只要根據自己的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就應當自己擔任提倡責任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羣衆底決定勝負的發動呢？不，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牠就應當善於等待，應當說服羣衆使之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應當幫助羣衆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信服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列寧說：

「如果革命政黨在各革命階級底先進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大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暴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沒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底見解上的得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是由於羣衆底政治經驗造成的」（請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爭得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連走到勝利的第一步都不能作。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和完全不能援助牠的敵人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的和被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底親自的政治經驗」（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列寧底四月提綱到十月暴動這時期內，正是這榜行動的。也正因為牠依照列寧底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牠就爭得了暴動底勝利。

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這樣。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關係又不受到破壞，那末什麼叫做領導呢？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領導就是等於說服羣衆，使其相信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提出實行這樣一種口號，這種口號可以把羣衆引上黨底立場，使他們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了解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把羣衆提高到黨底覺悟程度並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援助，使羣衆有進行堅決鬥爭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兩年半以來，空前地戰勝了俄國及協約國底資

產階級以後，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裏的影響；幫助孟塞維克。因為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會說服落後份子，會在他們裏面做工作，而不要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與他們隔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九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到最後一個人為止，不是說：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絕不是的。這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久的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大多數工人羣衆底擁護，至少是得到工人階級大多數底好意中立。不然，則列寧所說的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黨方面來乃是勝利革命底必要條件的這個原理，就絲毫沒有意思了。

可是，如果少數人不願意，如果他們不同意自願服從大多數人底意志，那末對他們應怎樣呢？黨既然得到了大多數人底信任，牠是不是可以強迫；是不是應當強迫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底意志呢？是的，可以的，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

方法，由黨用以影響羣衆的這個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是不容許強迫手段，而是容許強迫手段；如果這種強迫手段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如果牠是在說服了大多數人以後對少數人使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工會間題的爭論時期關於這一點所有過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為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是在這裏。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牠既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使他們相信牠自己的立場底正確，並沒有大多數底信仰，而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堅決主張「再三檢查」那些負有大多數人底信仰的人。

請看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次大會上關於職工會的演說內是怎樣說的：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就應當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土後夫在這裏所表示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量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走到了

政治的破產。我們首先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沒有能夠說服廣大羣衆，於是就破壞了先鋒隊與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列寧在他的「關於職工會」這本小冊子內也說了同樣的話：

「只有當我們已經能夠給強迫手段建築起說服手段基礎的時候，我們才算正確地和有成效地使用了強迫手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四頁）。

而且這是完全對的。因為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拿黨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階級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沒有這一點，就會使工人階級隊伍分裂，渙散和解體。

黨底正確領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這樣。

凡是拿別的態度來看待領導，那就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什麼都可以，——只不是布爾塞維主義，只不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之間，先鋒隊與工人階級之間，已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末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可是從這裏應該得出結論，就是尤其是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蘇林同志，根據關於不能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便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可是列寧不但說到這樣的對立是不容許的；他同時還說到把「羣衆底專政與領袖底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容許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當做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走上這一條路，我們就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的領袖底專政」。而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底專政對立起來，這就是一種政策，實際上正是弄到這樣的愚蠢的議論。

季諾維埃夫同志關於這一點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實質上也與蘇林同志底觀點一樣。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的分別，就是蘇林同志說得更直截、更明顯，西

季諾維也夫同志却在那裏說含糊話。只要拿季諾維也夫底「列寧主義」這本書裏的下面一段話來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季諾維也夫說：

「蘇聯現存的制度，從牠的階級內容看來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簧機是怎樣的呢？是誰去實現工人階級底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絲毫不相矛盾的」（請參看「列寧主義」第三七〇至第三七一頁）。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關係了解為黨底領導的話。可是怎能根據這一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底「專政」之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曾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是一個東西，而他正是對的，因為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在黨底領導之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

內，曾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把黨底「專政」與蘇維埃制度寫作相等的東西如現在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幹的一樣呢？不僅只是黨底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底領導（「專政」）也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相矛盾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黨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領袖專政底國家呢？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偷着和胆小地實行的「原則」——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恰巧就要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

據我所找到的在列寧底無數著作中，只有五個地方，他曾順便提到黨底專政。

第一個地方，就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爭論，那裏他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這點你們已聽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時，我們說：『是的，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而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礎，因為這是這樣一個黨，這個黨在幾十年中爭得了全體工廠製造廠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爲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中，那裏他說：

「有人（特別是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甚至於他們的「左派」）以所謂「一黨專政」，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人底專政這些恐嚇字眼來恐嚇農民。在蘇爾察克底實例中，農民已經學會不怕什麼恐嚇字眼了。或者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與田納爾的爭辯中。在上面，我已經引了這段演說辭。

第四個地方是在「幼稚病」裏面有幾行。在上面，我已經把這段話引用過了。第五個地方是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大綱草稿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一黨專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全集」第三卷裏發表（請參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

應當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有兩個地方（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的「一

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內的，這顯然就是指明這個公式底不確切的，是借用的意思。

同樣應該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關於「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列寧並不是看作照字面本意來講的專政（「倚靠暴力的政權」），而是看作黨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的任何一種主要的或次要的著作中，在解釋或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及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過，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底每一頁和每一行都是所然反對這個公式的（請參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正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底專政的。而這個提綱却是在列寧直接指導之下規定的，並且列寧曾屢次引用過牠，認為是關於黨底任務和作用

的正都說法底模範。

所有這些都是說明什麼呢？

都是說明：

(一) 列寧未曾認為「黨底專政」這個措辭是無容責備的、精確的措辭，因此這個措辭在列寧底著作中用得非常之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 有少數地方，列寧與敵手辯駁時曾不得已而講到黨底專政，他在那裏通常是講的是「一黨底專政」，即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與別黨分享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這，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應當了解為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 凡是列寧認為須要以科學精神規定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他完全只是講到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情形有幾千次）；

(四) 正因此列寧「從沒有想到」把「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寫在關於黨底作用的的基本決議案內——我所說的就是共產黨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案；

(五) 有些同志把黨底「專政」，因而也是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

看作同樣的東西，或者企圖看作同樣的東西，從列寧主義上看來，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在政治上是近視的，西爲這樣一來他們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的條件。

我還不去說，「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如果沒有上述的附帶語，可以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使用這個沒有附帶語的措辭，那就等於：

(一)暗中告訴非黨的羣衆說：不要胆敢反對，不要胆敢議論，因爲黨無所不能，因爲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二)暗中告訴黨的幹部說：行動要勇敢些，氣勢要強硬些，也可以不聽從非黨羣衆底意見，——因爲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三)暗中告訴黨底上層說：可以任意自滿，或許還可以稍許誇誇，因爲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因西」也是領袖底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西爲現在是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底時期，這時候黨有決心仔細聽聽羣衆底意見，這對於我們有特別的價值；這

時候，黨很細心地看待羣衆底要求，這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這時候，黨應當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這時候衿誇的危險是黨底正確領導羣衆這事實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能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極寶貴的話。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我們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只有那時候我們才能够管理國家。沒有這一點，共產黨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領導羣衆，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中取得基本領導力量這個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二） 不僅要教導羣衆，而且要向羣衆學習

列寧曾教訓我們，不僅要教導羣衆，而且要向羣衆學習。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我們領導者，不應當驕傲，而應當了解，我們雖然是中央委員或人民委員，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已具有為實行正確領導所必要的一切知識。職位本身並不能給予智識和經驗。稱號更不必說了。

這就是說，只靠我們自己的經驗，只靠領導者之經驗，還不足以實行正確的領導！因此，除自己的經驗，除領導者之經驗以外，還須用羣衆的經驗，用黨員羣衆之經驗，用工人階級之經驗，用全國人民之經驗，以補不足。

這就是說，一刻也不可減弱我們與羣衆的聯繫，更不必說斷絕我們與羣衆的聯繫了。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仔細傾聽羣衆之意見，必須仔細傾聽平常黨員之意見，必須仔細傾聽「無關重要的人」之意見，必須傾聽全國人民之意見。

什麼叫做正確的領導呢？

這絕對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

正確領導，——這就是說：

第一，必須正確決定問題，而為要正確決定問題，則非估計到羣衆所有的經驗不可；羣衆是親身經受到我們的領導之結果的；

第二，必須組織正確決定之執行，而為要組織這種執行，也是非有羣衆之直接幫助不可。

第三，必須組織對於執行這種決定的情形之審查，而為要組織這個審查，也非有羣衆之直接幫助不可。

我們，領導者，只是從一方面，可以說，只是從上面看見事物、事變、人；可見我們的眼界，是有多少限制的。反之，羣衆却是從另一方面，可以說，是從下面看見事物、事變、人；所以他們的眼界，也是有相當的限制。為要得到問題之正確解決，就必須把這兩方面的經驗綜合起來。只有這樣，領導才能是正確的。

不僅要教導羣衆，而且要向羣衆學習，——其意義就是如此。

且舉兩個例子，來證明列寧這個原理之正確。

第一個例子。幾年以前，我們中央委員，討論了關於改善頓巴斯工作的問題。

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當時所提出來的辦法草案，顯然不能令人滿意。我們曾接連三次把草案交回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我們曾接連三次從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得到各種各樣的草案。可是所有這些草案，沒有一個可以認為令人滿意的。結果，我們就決定從頓巴斯召來幾個工人和普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職工會工作人員。我們與這些同志一共談了三天話。結果，我們大家，中央委員，不得不承認，只有他們這些普通的工作人員，這些所謂「無關重要的人」，才終能指教我們做出正確的決定。你們大概記得中央和人員委員會之有名的關於加強頓巴斯採煤工作辦法的決定。而中央和人民委員會這個決定，——這個決定，已被我們一切同志所公認為正確，甚至於公認為著名的決定，——正是由下層的普通人指教我們規定的。

另外一個例子。我所指的就是與尼可拉安科這位女同志有關的例子。尼可拉安科是個什麼人呢？尼可拉安科乃是一位平常的黨員。她是一個很平常的「不關重要的人」。在整整一年當中，她屢次發出警號說基也輔黨組織內情形不好；她屢次揭

濫用私人的現象；她屢次揭露那種以庸俗鄙陋的態度對待工作人員的現象，壓制自我批評的現象，用托洛茨基暗害份子盤據重要職位的事實。可是，人們却多方迴避了她，好像迴避討厭蒼蠅一樣。結果，人們爲要完全把她驅退，竟開除她的黨籍。無論是基也輔組織也好，無論是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也好，都沒有幫她把問題弄得水落石出。只是因爲聯共（布）中央出來干涉的結果，才得把這個糾纏不清的結子解開。調查結果查明了什麼呢？結果查明了尼可拉安科原來有理，而基也輔組織却原來無理。事實正是如此，毫厘不爽。試問尼可拉安科究竟是個人呢？她當然不是中央委員，不是人民委員，不是基也輔省委書記，甚至於不是什麼支部書記，她不過是一位平常的普通的黨員而已。

你們由此可見，平常的人，有時候，原來比某些高級機關更接近於真理得多。像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幾十個百幾個來。

由此可見，爲要領導我們的事業，光靠我們的經驗，光靠領導者之經驗，還是遠不夠的。爲要實行正確的領導，除有領導者之經驗而外，還必須用黨員羣衆之經

驗，工人階級之經驗，勞作者之經驗，所謂「無緊重要的人」之經驗，以補不足。在什麼情形下才能做到這一步呢？

一定要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才能做到這一步，就是說，一定要領導者是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繫，一定要領導者是與黨員羣衆、與工人階級、與農民、與勞動智識份子有極密切的聯繫。

與羣衆發生聯繫，鞏固這種聯繫，隨時都決意傾聽羣衆之意見，——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力量之所在及其必勝不敗之原因。

只要布爾塞維克保存着他們與廣大民衆的聯繫，那他們著一定是必勝不敗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律。反之，布爾塞維克只要一脫離羣衆，一要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繫，一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的力量，而變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臘人的神話中，曾有一著名的英雄，他名叫安泰；據神話所說，他的父親是海神波賽東，他的母親是地神蓋婭。他非常敬愛他這位生育、撫養、教導了他的母親。這安泰很有力量，任何人都戰他不過；因此大家都叫他是無敵英雄，他

爲什麼這樣有力呢？原來是因爲每當他與敵人決鬥而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在地上，就是說在生育和撫養了他的母親身上靠一靠，因而便取得新的力量。可是，他終究還有一個弱點，就是生怕離開地面。敵人因爲知道他這個弱點，所以就時刻等待機會。有一次，他碰到了一個敵人，這敵人利用了他這個弱點，並打敗了他。這敵人名叫蓋爾枯里斯。可是這敵人是怎樣打敗他的呢？原來這敵人設法使他離開地面，把他騙入空中，使其無法與地面接觸，結果便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爲，布爾塞維克也好似這個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一樣。正像安泰一樣，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強而有力，就是因爲他們與他們那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維持着聯繫。只要是他們與自己的母親，與人民維持着這種聯繫，他們將仍有必勝不敗之一切可能。這就是布爾塞維克所以必勝不敗之關鍵。

二 組織上的領導問題

我已經說過我們的成績。我已經說過，黨的路綫，在國民經濟和文化方面以及在

黨內克服反列寧主義的各種派別方面，所獲得的勝利。我已經說過，我們的勝利所具有的全世界的歷史意義。然而這並不是說，在一切地方在一切事情上獲得了勝利，並不是說，一切問題都已解決了。在世界上，這樣的成績和勝利是根本沒有的。沒有解決的問題和各種缺點，在我們這裏還有不少。在我們面前，還有一大堆要求解決的任務。但是這無疑義地是說：刻不容緩的、當前的任務底大部分已經順利解決了，而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黨所獲得的極偉大的勝利，是無可疑義的。

但是有這樣的問題：這種勝利是怎樣造成了的。牠在事實上是怎樣達到的了，經過怎樣的鬥爭，經過了怎樣的努力？

有些人認為：只要規定黨底正確路線，向大家宣佈牠，用一般的提綱和決議底形式來敘述牠並一致通過牠，就足以使勝利自行來到，所謂自流式地來到。這當然不是正確的。這是很大的迷誤。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文牘主義者才能這樣想。事實上，這些成績和勝利不是自流來到的，而是在爲實行黨底路線而作的殘酷鬥爭中得到的。無論什麼時候，勝利都不是自行來到的，——牠通常是由人們奮鬥

得來的。擁護黨的總路線的良好決議案和宣言——這只是事情底開端，因為牠們只能表示取得勝利的願望，而不能表示勝利本身。在正確的路綫已經提出以後，在問題底正確決定已被提出以後，事情是否收成效，這就有賴於組織的工作，有賴於組織鬥爭去實行黨的路綫，有賴於正確的挑選人材，有賴於審查領導機關決議底執行程度。沒有這一層，黨底正確路綫和正確決議，就有遭受重大損失的危險。而且：在正確的政治路綫定出以後，組織工作便決定一切，就中也決定政治路綫本身底命運——政治路綫底實行，或者政治路綫底失敗。

三 分配工作

正確挑選工作人員，正確分配他們工作，——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在挑選工作人員時，第一，是應根據政治的標準，就是說——看他們是否配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是要根據實事求是的標準，就是說，看他們是否

能做某一種具體工作。

這就是說，不要把實事求是的態度變為事務主義的態度，這就是說，不可以注意工作人員之實際工作能力，而不注意他們的政治面貌。

這就是說，不要把政治的標準，變成唯一而詳盡無遺的標準，這就是說，不可以注意工作人員之政治面貌，而不注意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

是否可以說，我們的黨員同志，是遵行着這個布爾塞維主義的規則呢？可惜不可這樣說。在這次全會上，同志們已經說到這一點，可是還沒有完全說出。問題就在於這個久經考驗的規則，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往往被人違背到極點。人們在挑選工作人員時，多半不是根據客觀的標準，而是根據偶然的、主觀的、庸俗而鄙陋的標準。人們所挑選的工作人員，多半都是他們的所謂老相識、朋友、同鄉、對他們個人忠實的人物、善於捧自己的上司的老手；——而絲毫也不管他們在政治方面和工作能力方面是否勝任。

很明顯的，這樣挑選出來的一批人，並不是一個領導工作的負責人員集體，而

是由親戚朋友所團聚而成的家庭、夥友會，其中的夥友大家都想和平共居，你不得罪我，我不得罪你，不肯家醜外揚，却彼此吹噓，互相捧場，並時常向中央遞呈空洞而令人噴飯的報捷書。

不難明白，在這樣家庭式的環境裏，當然既不會有批評工作缺點的餘地，也不會有工作領導者實行自我批評的餘地。

很明顯的，這樣一種家庭式的環境，自然位拍馬屁的人，喪盡人格觀念、因而與布爾塞維主義毫不相干的人，容易滋長起來。

試拿米爾作揚與瓦依諾夫兩同志做例吧。前者是卡查赫斯坦的邊委書記，後者是雅羅斯拉夫省的省委書記。這兩個人在我們當中並不是最壞的工作人員。可是他們是怎樣挑選工作人員的呢？前者從自己以前做過工作的地點——阿拉爾拜疆和烏拉爾——一共隨身帶了三四十個「自家人」到卡查赫斯坦，並把他們在卡察赫斯坦方面安插了負責的職位。後者——也是從他過去做過工作的地方——頓巴斯——隨身帶了十多個「自家的」人到雅羅斯拉夫省去，也是給他們帶了很負責的職位。

由此可見，米爾作揚同志是有自己的夥友會的。瓦依諾夫同志也有自己的夥友會。難道他們沒有可能根據人所共知的布爾塞維主義挑選和佈置人材的規則來從當地的人材中挑選工作人員嗎？當然是有可能的。爲什麼他們沒有這樣幹呢？因爲他們違背了布爾塞維主義挑選工作人員的規則，而這個規則絕對不容許以庸俗而鄙陋的態度，絕不容許按親戚朋友的私人感情的標準去挑選工作人員的。除此而外，這些同志，如此挑選對他們個人忠實的人擔任負責的工作，他們大概是想給自己造成多少獨立的环境，既不依賴於當地的人，也不依賴於黨的中央。假定說，米爾作得和瓦依諾夫兩同志因爲某種情況，而將由他們現在工作的地點被調到別的地方去，那時候，他們將如何處置他們的「隨員」呢？難道他們又得把自己的「隨員」帶到新的工作地點去嗎？

你們看，違反布爾塞維主義關於正確選派和佈置工作人員的規則的行動，是可以弄到如何荒謬絕倫的地步。

四 審查工作

審查工作人員，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是什麼意思呢？

審查工作人員，這就是說，不是以工作人員之允諾和宣言為標準，而是以他們的工作結果為標準來加以審查。

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這就是說，不僅是在辦公室裏，不僅是按他們的形勢上的工作報告來審查，而首先是要在工作地方，按實際的執行結果來審查。

一般說來，是否需要這樣的審查呢？是絕對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透澈無遺地認識工作人員，查明他的真正品質。其所以需要，第二，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執行機關之優點和缺點。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為只有實行這樣的審查，才可以查明該工作指示本身之優點和缺點。

有些同志認為，對於工作人員的審查，只可以從上而下來實行，就是領導者根據被領導者之工作結果來審查被領導者。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從上而下來審查，當然是需要的，因為這是審查工作人員及審查工作指示之執行情形的有效辦法之一。可是，從上而下的審查，還遠不能概括整個審查工作。除此而外，還有另外一種審查方法，即從下而上的審查；就是說，由羣衆，由被領導者來審查領導者，指出他們的錯誤，並指明改正這些錯誤之辦法。這種審查，乃是最有效的審查工作人員的辦法之一。

黨員羣衆，在積極份子會上，在代表會議上，在代表大會上，審查自己的領導者，其方法就是聽他們的工作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這個或那個領導同志為領導機關的人員。我們黨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之在黨內確切執行；黨能開之毫無條件地以選舉手續產生；提出候選人以及取消候選人資格之權利；不公開的投票法；批評和自我批評之自由，——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必須確切實行，以便同時也使黨員羣衆易於審查和監督黨領導者。

非黨員的羣衆，在非黨員的積極份子會上的在各種各樣的羣衆會議上，審查自己的經濟工作的、職工會的以及其他的領導者，這些羣衆，在這些會議上聽自己的這些領導者之工作報告，批評缺點，並指出改正這些缺點之辦法。

最後，全國人民，在選舉蘇聯之政權機關的時候，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公開的選舉辦法，來審查自己的國家領導者

任務就在於把從上而下的審查和從下而上的審查聯接起來。